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书虫影魅录

理达源出版景内情大批露



第一章 贴金行动

1995年5月，宁城市大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理达先生携夫人章丽女士带着他的马崽B先生，风尘仆仆地飞往深圳。

理先生信心十足地步出熙熙攘攘的机场，他手提大哥大，夫人章女士背着小牛皮精制坤包，那包里鼓鼓囊囊地塞满了数万元大钞。

身后跟着小心翼翼提着密码箱的马崽B先生。

这是一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典型的大款出行图。

老板、女秘、马崽，金钱、身份、气派。

理先生此行感觉好极了。

他精心策划的一场新的代号叫作“贴金行动”的战役即将进入临战状态，此刻他是踌躇满志。

因为战无不胜的斗志是赢得战役必胜的前提条件。

他这次所要猎获的目标是大名鼎鼎的中国影坛皇后肖星女士。

他们一头钻进了一辆皇冠牌轿车。

车内空调打得很足，使人顿感浑身凉爽，闷热的气浪被阻隔在车窗之外，轿车轻轻地在特区宽阔的马路上滑行，一幢幢现代化高楼消逝在车后。

车子慢慢向繁华的市区靠拢，在紧靠市中心那一片错落有致的楼群中隐蔽着一个小小的所谓中外合资的杂志编辑部。

杂志名叫《富泉》。

理总经理的老哥们，当年《春蕾》杂志社小有名气的曹编辑前几年来到了深圳投身《富泉》。

因为这哥们承包《春蕾》杂志颇引出了几起不太体面但又十分赚钱的买卖，这当然又是和理先生居间操作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杂志的所谓增刊被当成非法出版物受到了查处，而他们哥们的钞票也未少赚，理经理与曹编辑的密切合作奠定他们哥俩的基础。

尽管这哥俩在文化程度上相差甚大，在赚钱的欲望上却是共同的。

“贴金行动”第一战，自然要找曹先生帮忙。

理达经理斜靠在轿车松软的靠垫上，闭上双眼，看上去是在养神，实际脑海中在放着电影。

那是一些令他振奋而又颇带惊险的往事。

往事的起因当然也是与即将见到的曹先生有关。

曹先生已故的父亲是宁城市著名的作家。

1957年，血气方刚，而又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曾因为在文学艺术上的追求与探索，而与当地的年轻作家组织过一个文学团体。

显然，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合时宜的。

父亲成了右派。

曹先生全家被下放农村，使他过早地领略了世态的炎凉，对坎坷的人生之旅则又有了更深的洞察。

家庭的沧桑，童年的凄苦，青年的探索使他的文学生活有了深沉的积淀，业余时间的苦读使他的写作才能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因而在十年浩劫结束之后，父亲获得平反。

他那长期压抑的才华像火山那样喷涌而出，写出了一批又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在当时也算是“伤痕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宁城的文学界小有名气，风头甚健。

后来，他进入大学作家班深造，于是又与 W 省 F 城女子耿云小姐同窗共读，正因为这层关系后来才有了理达经理与耿云小姐的多次合作。

进入中年期后，曹先生作品相对减少，这绝不能认为是曹先生江郎才尽，而只能看作是识事务的曹先生适时调整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因为 80 年代后的纯文学已失去了旺健的势头，不能再去领一代风骚了，而商战正拉开序幕，下海弄潮的款爷挥金如土的气概，使爬格子挣稿费的作家看得眼红脖酸。

于是曹先生开始下海弄潮了。

他先是承包杂志发行部，使原本有影响的纯文学刊物向庸俗文学靠，此时，他与小书商理达先生有了交往和合作。

他们合作买卖过几期刊号，编发了一些内容有点“滑边”的所谓增刊。

无非是民国高官荒淫生活内幕，粉面女郎惨遭奸杀一类消息。

自然，这类刊物是不见容于社会主义书报刊市场的，最终刊物被收缴曹先生自然也有点声名狼藉，于是改换门庭，移师深圳，以图东山再起。

此刻，让我们再把镜头推向安卧在轿车中的理先生，从他的外表到灵魂进行一番透视，以了解他此行深圳的来龙去脉。

二十八岁的理达，出生于动乱年代，当时在空军服役的爸爸自然对他寄托了很高的期望，给他起了一个红彤彤响亮亮的名字，大号“红兵”。

自从寄生于书商生涯后，他又感觉这个名字过于俗气了，于是改名“理达”。

书刊界也只知“理达”，而不知“红兵”了。

理先生身高 1 米 68，在男性中个头略显矮小，黝黑的皮肤，瘦削的身材，四方脸，两只小眼睛藏在厚厚的近视眼镜片后面，灼灼生辉；薄薄的嘴唇能熟练地吐出宁城话和普通话，分别不同对象，灵活运用，语言的雅俗也能随机应变，适应各种角色，显示着聪颖和狡诈两种风格。

普通话可以说得文绉绉，慢悠悠，像是心地宽厚，文弱斯文的知识分子；宁城话可以操作得粗俗不堪，粗喉咙，大嗓门像是久闯江湖的小痞子。

他依靠着松软的轿车靠垫享受着空调送出的凉爽，毫无顾忌地在车中吞云吐雾，透过镜片，他眯缝着小眼睛，往事一幕幕，如过眼烟云那样闪过。

在那个革命造反的年头，他在迷乱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

15 岁时他初中毕业未考取高中，在家待业无所事事，百无聊赖，18 岁时触犯法律被送去劳动教养。

对他的失足，他曾经理直气壮地说：“老子当年打过群架，是因为打架斗殴被捉进去的，没什么丢人。”

那口气极有梁山好汉的风度。

而在公安部门的犯罪记录中，他却是因偷窃被劳动教养了两年。

解教后的工作，看来难于落实，于是他开起了书店，对于有过两年“上山”经历的他，无疑比其他书贩有着心狠手辣，胆大妄为的优势。

也算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吧。

因而，维持小的铺面，靠小本生意去赚点辛苦钱是难以满足他那贪婪的欲望的。

于是，他投靠一家小有实力的公司，承包了公司的书刊经营部，反正他可以自由地使用公司全民所有制的招牌，随意操弄那枚象征权势和威力的公章。

1992年是一个严寒的冬季，冰天雪地使人感到刺骨的寒意，而就在那个冬季，神州大地掀起了一股人体画册出版的热浪。

一位位中外妙龄少女一丝不挂地被请进画册，在厚颜无耻的书商和道貌岸然的编辑们的联手操作下披上出版社的合法招牌，打着人体艺术的幌子亭亭玉立地向街头巷尾的书摊挺进。

于是寒风中多了一道景观，那就是赤身裸体的小姐向路人发出诱人的微笑。

这微笑自然引起了理达先生的关注。

他从商业角度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现实。

这类充满性诱惑的“人体艺术”是很能迎合禁锢已久的国民猎奇心态的。

这就是市场需求，需求刺激消费，消费需要供给，供给来源于生产，这道简单的价值规律运作公式再明白不过地启示着他的商业头脑。

其背后隐藏着的是金钱激起的欲望，欲望产生智慧和动力。

而我国现行图书生产仍是由国家严格计划控制的。

因此，想要松动这块板结的土地赚取更大的出版和发行利润，攫取巨额的税收唯有靠金钱去换取国家出版单位的专有出版权和总发行权。

第二章 夜色朦朦

于是他想到了杂志社的曹先生，他们有过“买卖刊号”的愉快合作，想这“书号”与“刊号”性质相同，况且曹先生那位姣小可人的女同学耿小姐眼下正在邻省H出版社，辛勤地耕耘着一块编辑的园地，她难道就不想在躬耕大田之余，弄一块自留地自己玩玩。

曹先生一个电话打给了耿小姐。

耿小姐任职的H出版社是一家古籍出版社，因专业分工所限，一直效益不佳，出版社老总想改变处境也有点急病乱投医，无奈起色不大。

此时，受曹先生委托的耿小姐满面春风地来到愁眉不展的老总面前，悄悄地说：“宁城有人愿出8000元管理费出版一本人体摄影艺术集。

作者是从从事美术摄影的资深专业人员，笔名叫‘丛峻’，您看，我们是否可以同意进行合作出版。”

看官，请注意在出版界是绝对地逃避“买卖书号”这一专用名词的，有如中国人逃避“性交”“苟合”一类充满肉欲的肮脏字眼，将男女的交合诗化为“云欢雨合”一样，其中大有猫匿所在。

根据新闻出版署规定允许出版社与国有事业单位，学校、科研单位的合作出版的仅限于工程技术，自然科学，党史，史志一类图书。

超出了上述合作对象和范围的均为“买卖书号”行为，系非法出版活动，因而此种类似出版界与书商的偷情野合之举通常都是披着协作出版，收

取管理费的漂亮外衣，就犹如妓女出卖贞操，出版社在出卖的国家配额“书号”，是专有出版权在市场炒卖的非法投机行为。

耿小姐和老总轻轻耳语的实际上是书贩理达由介绍人曹编辑、耿小姐和出版社总编辑之间的“买卖书号”行为。

如何操作的问题，小书贩提供给老总编的当然是从东洋、西洋画报上翻拍、盗版来的较为雅观的靓女胴体照片。

与后来小书贩从日本女子写真集和美国淫秽画报《阁楼》上剪下拼凑出的那本《裸神——人体艺术写真集》是有区别的。

听了耿小姐轻柔妙曼的耳语。

鼻梁上架着花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总编辑摇着肉敦敦的脑袋说：“亏你想得出，我们是古籍出版社，弄一两本艳情古典小说出版已属‘打擦边球’，跟那人体艺术根本八杆子打不到一块，这种严重超范围出书，恐怕选题申报时也难以通过吧？”耿小姐嫣然一笑，似乎是笑话总编辑的迂腐不开窍，她继续用莺语般甜甜的口吻说：“就说我社经济困难，请局里照顾照顾。”

经不住耿小姐的耐心劝说，老总心动了，说道：“好吧，我去和局长说说，你去填选题申报表吧。”

耿小姐这才满意地走了。

1992年7月7日W省新闻出版局图书管理处审读意见下达：经审核，H出版社申报的人体艺术选题，原则上讲，不属H出版社出版范围，考虑该社的困难，作为照顾，拟同意H出版社安排出版，内部发行。

但要按编辑出版的有关规定办理，不得进行协作出版和变相买卖书号。

选题申报表上加盖了圆圆的、红红的W省新闻出版局图书管理处大印。

为了说明审稿的程序，精细的处长还在审稿意见一栏中用小字标明：样图已经高局长审查过，原则上同意安排出版，具体意见当专向×总面陈。

至于高局长有什么耳提面命的具体意见，笔者不得而知。

总之，有了这张盖有大印的通行证。

理达先生又轻而易举地从耿云小姐手中获得了出版社的发排单，发行证明。

时间分别是1992年11月23日和12月1日。

在发排单的说明一栏中注明：合作出版，排版费用由作者自负。

在发行证明上由出版社老总亲笔注明：制版请注意：从严控制，指定专人负责，不得形成单张流失(含打样稿)，所有原底稿制版完毕后归还。

请读者注意，按新闻出版署规定协作出版的印刷费用必须由出版社直接派人去印刷厂结算；人体摄影画册不得由集个体书店发行，只能由新华书店发行，给从事艺术的摄影的专业工作者参考。

而上述发行证明显然又是违反规定的。

数年后，理达案发，在搜查其住宅时发现了用于制版的原稿，全部剪贴自海外画报，显系盗版行为。

而在当时理达和耿云小姐合谋谎称为艺术家丛峻拍摄的，此丛峻先生竟能雇佣如此众多不同肤色，不同国别的妙龄女郎为自己的裸体模特儿，纯属天方夜谭。

此类小小的骗局，堂堂国家省级出版管理机构和资深总编辑竟然窥不破，也属不可思议了。

根据异地印刷管理规定，W省和S省的新闻出版局还得互转出入省准印证明。

而这些在理先生和耿小姐的操纵下却悄悄地省略了。

因为理先生用钱已摆平了宁城彩印厂的厂长刘二先生和宁城中学校办厂的厂长青云先生。

读者们，请注意上述熟悉的人物在本文中还将继续出现，并不断扮演重要角色。

在这里粉墨登场，仅仅是作为理达非法出版案的开场前的前奏曲。

如果天随人愿，那本精心策划的裸体女人画册将会顺顺当当出笼，参与中国90年代初期那轮由书商们一手导演，由出版社全面提供包装的裸女大合唱。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年关将近时，宁城市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宁城彩印厂正在动员工人，日夜加班赶印一本淫秽画册。

公安、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立即派员赶到工厂。

发现这批画册共印5万册，分别由市内两家小印刷厂装订。

装订完的3万册已被理先生偷偷运走销售。

而此刻本案主人公理经理已不知去向，连春节也未敢回家过。

他拖欠的印刷费用、制版费、装订费也随同公安、新闻出版部门对画册的查禁而全部赖掉。

毫无疑问余下的2万册散页，全数被封存。

一年后，该案已成积案。

宁城市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吊销了由理承包的文化服务公司书刊经营部，以示薄惩。

尽管理父在儿子藏匿期间不仅摇唇鼓舌，跑到市社文委办公室大谈“人体艺术”之精妙神圣，这位老共产党员甚至还以某种敌对势力的口吻指责“中共当局对艺术的不理解”。

他的荒唐言行，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市社文委办公室负责人的驳斥。

一年之后，新闻出版署对社会上滥编盗印人体画册的歪风予以严厉制止。

这本打上理氏印记的人体画册被认定为夹杂淫秽色情内容，被明令查禁。

H出版社被罚款5万元。

而理经理却有惊无险。

在此期间文质彬彬的总编辑和秀外慧中的耿小姐曾专程赴宁城，商洽封存的散页启封运回W省处理的问题，未有结果。

此后，理夫人带着幼小的女儿，哭哭啼啼的闯到市社文委办公室纠缠不休，扬言要躺在办公室吃饭，睡觉。

而此时理先生却以其弟理鹰名义另行注册了现在的大理文化实业有限公司，注册时号称拥有资本30万，其实是由理先生经营。

这时从武警部队刚刚复员到工厂的马崽B，不甘寂寞于工厂的工人生涯，带资3万加盟大理公司，成为理经理较为得力的助手。

出租车穿梭在特区高楼林立的大厦之间，来到了《富泉》杂志所在的写字楼。

我们的主人公也暂时从往事的回想中走出。

当然，造成他当前有如丧家犬那样四处流窜的，还有另一件使他倒运的事。

他这次来深圳就是想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挽回面子，用他的话儿说是：“背靠大树，贴贴金，让警方不敢动老子。”

这次到深圳他是要通过老朋友曹编辑搭上当代最红的大明星肖星的关系。

为此，他向伙计马崽 B 吹嘘了一路：“老子这次盗印《孽债》，又栽到他娘的公安局手中，我要做一件大事为自己加加码，老子要弄一本《肖星写真集》，给他娘的警察瞧瞧，叫他们看得眼睛发直，还不敢动我，动我就是动肖星。

肖星是什么人？当代大明星，有名的亿万富婆。

我跟肖星一柱子，下面的路就宽了。”

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神通广大的理达经理已通过电话与远在深圳的曹先生联系上了。

曹先生也真够哥儿们，立即与时下正在北京肖星处周旋的辛先生联系，已初步达成意向，即理达以 18 万元人民币购买肖星 360 张肖像供理先生出版《肖星映画集》。

所以，理经理及其夫人章丽女士才带马崽 B 顾不得从河南盗印《孽债》往返宁城的鞍马劳顿，立即飞到了深圳。

原来肖星那闪烁着光环的形象像是圣母显灵那样向他发出昭示，显然是救星来了，观世音菩萨将把理达那罪恶灵魂裹上一层洁白的圣衣再推给人间，那造孽于世的红孩儿，便成了善财童子了。

且看善财童子如何挥舞金钱的剑戟去攻破一道道防线完成其由“书虫”向出版家的涅。

其间混杂了多少丑陋与美好，罪恶与善举魔术般互换，绝不比“耳朵认字”“隔瓶取药”之类特异功能造出的人间奇迹所产生的轰动效应逊色。

那些欺世盗名，巧取豪夺中饱私囊的手段，由江湖术士与影界名人，书道黑贩与出版界蠹虫联袂出演，使这幕“钱权交易”的闹剧由喜剧开幕而以丑剧收场。

在这场世相大表演中除本文主角理达先生有精彩而不凡的段落外，那些平时道貌岸然的出版界豪客也有出手不凡的和令世人意料不到之处，使观众叹为观止，而名震影视界的一代皇后则更是以纯熟的演技使这幕丑剧锦上添花。

此刻，马崽 B 在听了理经理的自我吹嘘的宏图大略后，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情不自禁地翘起大拇指，满脸堆笑地说：“理哥，我自是跟定你了。”

听了马崽的吹捧，理达不禁喜形于色。夜色朦胧，理经理一行三人，见到了曹先生，当晚在潮洲城欢聚夜宴。

当然是由财大气粗的理先生作东，由理夫人付款。

在典雅轻盈的潮州音乐声中，宾主咀嚼着生猛海鲜潮洲大菜，虽听不懂叽哩咕噜的潮州方言，好在音乐柔美动听，光线柔和宜人，使欢宴的气氛十分融洽，有着同志加兄弟的情调。

但见理经理和曹先生频频彼此欢庆再度聚首，并预祝合作成功。

酒过三巡，双方小酒微醺，红潮泛容，说话也就无所遮掩了。

曹先生一边剔着牙，一边兴奋地拍着肥厚的胸脯向精明的老弟保证：“我已与辛先生联系过了，只不过辛先生正在北京大明星处，他答应马上带着明星玉照十数帧即飞深圳，我们去他家面谈，那样气氛好，容易成交，我再帮老弟美言、美言。”

满面潮红，眯缝着醉眼的理经理，喷着酒气，打着饱嗝，拍着老哥的肩膀说：“曹老哥，你在兄弟遇难时，拉兄弟一把，等我发过后，一定厚厚报答你的大恩大德。”

说完以目光示意夫人。

理夫人身材纤瘦，一头秀发梳成发髻挽在脑后，显得干净利落。

夫人高颧骨，大额头，长脸敷粉，蛾眉浓扫，宽嘴涂丹，有点类似广西人的形象。

但见夫人丹唇轻启，莞尔一笑，立即心领神会。

纤纤玉手，轻轻打开紧紧抱着的小坤包，掏出厚厚一叠百元大钞，足有万元。

理经理接过钞票对曹先生说：“这点小意思，请老兄笑纳，聊供车马之需，事成之后，兄弟将另有厚报。”

曹先生也不客气，双手接过钞票，以文人的潇洒，商人的大度，哥们的亲昵，瞧也不瞧一眼就向裤兜一塞，说道：“那我就不客气了，晚上你们好好休息休息，我去通知辛先生，让他马上飞往深圳，明晚上他家敲定。”

当晚，理先生夫妇在宾馆客房美美地梳洗了一番。

洗去了旅途的疲乏之后，打开房间的落地窗纱，一股春夏之交的凉爽气息扑面而来，微微的南风，使他们浴后身躯驱除了酒后的燥热，感到无限的惬意，倚窗眺望，整个特区沉浸在万家灯火的夜幕中，喧闹的夜生活开始了。

理经理轻轻揽住妻子轻盈的腰肢，夫人深情将头靠在丈夫的胸前。

这对夫妻结婚五年，就在生意场中奔波了五年，可谓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了，此刻，他们流落天涯，想起了远在长江下游的宁城市，5岁的女儿在爷爷、奶奶家也该入睡了，他们心中感到对女儿有股说不出的愧疚之情。

他轻轻地略带感情地对精明的妻子说：“我们也是被逼得没办法，谁不愿意在儿女身边做一个慈祥的父亲呢？但是为了钱，为了活得潇洒，我们迷上了做黑书这条不归路，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啊！”说完，他长叹了一口气继续只管自言自语说下去。

眼下，我是坐在火山口上，危机四伏，风险迭起，唯有凭我的机敏去孤注一掷，成败在此一着了。”

夫人很是理解似地柔情细语说：“大理，别说这些丧气话，上了这条独木桥就一条道走到底，我们哪一次不是化险为夷了呢？就拿这次盗印《孽债》来说吧，我们不是逃脱了警方的追捕，也好歹赚了几万。”

理达却说：“但是，我们的代价也不小，现在我是有家不能回啊。”

这有点太对不起女儿了，我是爸爸妈妈的孽子。”

说到这儿，一向沉着机敏，铁心冷血的汉子眼睛有点湿润了，他拥着妻子，上了床。

由于旅途的疲倦，他的河南女人，很快发出轻轻的鼾声，而他却耿耿难眠。

看着熟睡的妻子，那一张乡下女人的脸，心中一股不可名状的辛酸，

他这次出走深圳，化巨资购买这背气大明星的照片去进行一次空前的赌博，实是出于不得已，凭自己的家庭，相貌，或不是因为少年的一时失足，上山劳动教养，再次也不会娶上一个河南的乡下女人。

这女人相貌不怎么样，但精明能干，把钱把得紧，爸爸妈妈不喜欢她，但在黑道生意场作为贤内助还是蛮般配的，至于那个马崽武警复员兵，时不时向我表示忠心的 B 先生，只不过是目下可资利用的一条狗而已。

不能让他知道太多，古人尚且知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理。

事成之后，立即甩掉他……。理先生脑海波涛翻滚，思潮起伏，他想到了一个月前和马崽 B 一起策划的盗印 S 省文艺出版社畅销书《孽债》的事儿，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第三章 鼠贼伎俩

时间追溯到一个月前。1995 年 4 月 2 日，天气阴沉，欲雨未雨的样子。S 省文艺出版发行科长接到一个神秘的举报电话，来电人着意压低嗓音说：“是文艺出版社发行科吗？”科长回答：“是的”，“我要找负责人”，“你是谁？”，“我不能告诉你姓名，我是一个印刷厂的厂长，昨天大理文化有限公司的理达，派一个自称武警军官的人带着 PS 版和一卡车纸张来印《孽债》。我向他要手续，他拿不出来，后来就把纸拖走了，现在还正在找印刷厂，你们还可以再找青山印刷厂调查。”说完这些情况，尚未等科长发问，就挂断了电话。

《孽债》一书是上海著名知青作家叶辛的长篇小说，刚刚出版时似乎反映不甚强烈。

由于最近中央电视台正播放同名电视连续剧，顿时洛阳纸贵，出版社供不应求，正在十二家厂昼夜突击赶印，以满足市场需求。这是社里的看家图书，如被理达盗印，投放市场，损失将是巨大的。发行科长敏感地觉得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盗版盗印案件，要彻底查处，必须拿到证据。他立即向出版社领导报告，社长责成办公室主任配合发行科长调查取证，再向省社文委办公室报告。主任和科长不敢懈怠，立即以云南省某个体书店老板的名义打电话到大理公司问一问。他们将通话情况悄悄进行了录音。

电话挂到了位于宁城市山西路的金三角书刊市场，理夫人正坐镇在摊位上四处打电话预收订书款。理经理则与马崽 B 忙于制版等偷印的事儿。一阵电话铃响后，理夫人抓起听筒：“喂，你是那里。”怎么声音不男不女，拿腔拿调的，话也说得南腔北调，理夫人心中疑惑。但见对方答道：“我是云南省 X 书店的侯经理，怎么，章小姐连我的声音听不出来了，你家老板还和我一起喝过酒。怎么，就忘了？”理夫人在脑海中紧张地搜索着侯先生的影子，但是想不起来，不过他们夫妇二人书刊界的朋友极多，一时声音和人不对不上号，不足为怪。于是她立即摆出一副老朋友的腔调，热情洋溢地说：“哟，原来是侯经理呀，老朋友了，你打电话有事吗？”“听说你公司有《孽债》供应，能不能照顾照顾发一点到云南来销销。”一听是要《孽债》的，理夫人的态度更加热情了。“是啊，我家理先生包发了一批正版《孽债》，你把款子

打来，立即发货，折扣吗，好说的喔，量大从优，最高可达到四五折，看你要多少了。我已收了 60 万元的预付款。”科长装腔作势与理夫人侃了一回买书的事，主任已机灵地将这些对话录了音，看来，理达夫妇盗印《孽债》一事是属实的。

出版社的两位带着录音带和举报材料来到了省社文委办公室。后来“扫黄”办公室的同志又将材料和录音送到了宁城市公安局。对于理达这个名字市局治安处特营科是并不陌生的。前年，他是该科处理《裸神——人体艺术写真集》一案的当事人。他们遇到老对手。查处该案的刘警官紧锁双眉对文艺社的张主任和省“扫黄”办的郑科长说：“你们二位都是从公安部门调到出版系统的，公安的取证你们也懂，这录音带是不能作为盗版的证据的，必须拿到理达拷贝下来的 PS 版才能认定盗版事实，追究责任。”于是他们根据举报电话的线索来到了青山印刷厂。

青山印刷厂是一所校办工厂，矮小粗壮的云厂长看到风风火火的刘警官带着一脸严霜的张、郑二位。未等三位开口询问就已心知肚明是为理达之事而来。但是，云厂长辩解到：“理达的确来找过我，因为没带委印手续，拒绝了他，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姓 B 的自称是武警的军官，大约 1 米 7 的个头，黑黑的皮肤，瘦长脸，但这小子看上去更像是马崽，现在理达到哪儿去印这书，我也不清楚，”说完双手一摊，作无可奈何状。遵刘警官之嘱，他交出理达的手机号码。此时，刘警官反复拨打着理达的号码，而总是拨不通。小姐甜美的嗓音，一遍遍地重复着：“你所拨打的手机，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候再拨”。理达去向不明。

刘警官是一名干练的女同志，曾经当过中学教师，带点男性的果敢，说话直来直去，英气逼人，使人有点望而生畏。是理先生谈虎色变的人物。她传来了原彩印厂厂长，现太平洋印刷有限公司副总刘二先生。刘高高的个头，嗓音有点沙哑。理达用于盗印的书写纸是他帮忙联系从造纸公司弄来的。据他介绍理达拉纸的车是由马崽 B 从水西门的个体运输户那儿雇来的。

刘警官与张主任、郑科长驱车赶到水西门停车场已是下午 4 时，天气阴沉沉的刮起了大风，像是要下雨的样子。懒懒散散的个体运输户三五成群地蹲在地上聊天，磕瓜籽，等待顾客。他们三人热情与驾驶员们打招呼，开始调查运纸卡车的去向。驾驶员们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回答他们的提问，从驾驶们杂乱但却是真实的情况反映，得出这样的印象：今天下午 2 时左右确有一自称武警军官，并亮出武警军官证的黑皮肤青年来联系租车，说是要装运一批纸张，车子开向棉花堤方向，具体运到哪里不清楚。驾驶员就是“小胡子”。傍晚时分“小胡子”出车回来。“小胡子”是一个爽朗的中年人。一见到刘警官立即亲热地招呼“刘老师”。尚未等老刘回过神来，他即笑着自我介绍：“我是你当中学教师时的学生，难道你忘了。”反而搞得老刘十分不好意思，她是实在记不得这个学生了。老刘热情地邀请学生共进晚餐。这会儿轮到“小胡子”不好意思了。反复说：“应该我请老师吃饭。”“我们是工作餐，你不必客气。”老刘随和地说。小胡子反复说：“这怎么好意思，这怎么好意思。”说着，也就随大伙儿进了餐馆。一边喝着啤酒“小胡子”打开了话匣子，毫无保留地证实了帮助“武警军官”B 先生运纸的全过程。

纸张目前就存放在螺丝桥的制版厂内。

踏着茫茫夜色，刘警官一行三人来到制版厂，承包制版厂的孙老板原来也是彩色印刷厂辞职下海人员，与刘二、云青先生属同事。敲开工厂大门，

孙老板已下班，留厂值班的几名工人带着老刘三人转了一圈，据工人们介绍，孙老板已到常州太平洋公司洽谈制版业务。纸张已由武警军官再次运走，是由厂里装卸工人帮忙装的车，具体运到哪里不清楚……线索到此中断。

4月3日，再过几天就是清明，天空下起了牛毛细雨，雨势渐渐加大。刘警官一行3人冒雨再访制版厂。孙老板仍未归来，工人们一问三不知。在孙老板宽大舒适的办公室，拨通了太平洋公司的电话，电话传来孙老板略带紧张的话音，面对刘警官的严厉责问，孙老板不敢隐瞒真相。一五一十地交待了帮助理达转移纸张的实情。原来纸张仅在该厂存放了一夜。即由孙老板帮忙联系与隔壁雨花乡开发区办公室谈妥，将纸张存放在该办公室下属的一个待拆迁的废旧仓库了。

豆大的雨点倾盆而下，乡间的小路变得泥泞起来，刘警官一行三人打着雨伞来到了开发区办公室。办公室副主任接待了他们。原来，“武警军官”B先生花言巧语，胡侃乱吹，说是部队首长购的一批纸，暂时放几天，务请从加强军民关系的角度照顾存放几天，租金照付。说完还热情地给主任递上了一条红塔山香烟。

面包车沿着泥泞的小路，冒着呼啸的风雨开到了废旧仓库。从透风的窗户向里看，里面整整齐齐地堆满了纸，有的已经发潮，破损。凄风伴着雨丝不时飘进潮湿的仓库。

纸张找到了，开发办主任不停地拨打着“武警军官”留下的电话号码。但是无人理睬，理经理与“武警军官”人迹杳然……盗版的关键罪证，制好的书版下落不明。纸张不能直接证明其盗版的犯罪行为，因而难以扣押……

刘警官一行三人紧锣密鼓，跟踪追击，顺藤摸瓜的调查之举，无疑惊动了理达。使他不敢贸然在S省境内轻举妄动。为此，理达曾咬牙切齿地咒骂：“刘警官这臭娘们，专门跟老子过不去，老子要到河南去雇两个杀手，给她放放血，让她知道我马王爷几只眼。”不管理理是两只眼还是四只眼，赌咒归赌咒对警方他理达还是怕的，尽管后来他在河南商丘和山东曹县等地还是成功地盗印并发行了《孽债》一书。但是在S省始终未敢印发一本《孽债》。理先生在与马崽B聊天时为自己两个月前盗印《孽债》时与警方周旋的“壮举”而自吹自擂，自鸣得意。

第四章 一拍即合

5月15晚，理经理夫妇带着马崽B在曹先生引荐下与辛先生亲切会晤。地点是辛先生在深圳的寓所。辛先生四十郎当岁，梳着三七开的小分头，国字型小白脸，五官匀称，眉清目秀，外貌有点像是“文革”中那位上海滩崛起的副主席。显得潇洒、飘逸而极有风度。他如今是肖星女士的经纪人，经营着深圳的山海关文化公司。1993年辛先生在肖星女士寓所敲定当代女红星肖星的自传体作品选题《从大明星到亿万富姐儿》参加深圳文稿定价。肖星女士在中国影视界和文坛风头却很健，堪称为影、商、文三栖明星。水陆两栖，在水兴风作浪，声势弥天，彩虹贯月，有影后之雅称；在陆借助水势，雀起文坛、商界。其为文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直抒胸臆，凡属个人隐私，

夫妇斗法，情场波澜，影界丑闻，商海沉浮无一不可入文，一律现身说法，以艳奇直露而引人注目，其间隐含着诸多微言大意，类似龟鳖八宝汤，进身大补，滋阴壮阳“味道真是好极了”。这味“龟鳖八宝汤”原汁原味将于公元1993年10月23日的深圳文稿拍卖会，作为特例以选题拍出后，再如法炮制供世人品尝。

那天下午3时正，由辛先生操作的拍卖会在深圳市图书馆演讲大厅如期举行。众目睽睽之下，人声鼎沸之间肖星的选题《从大明星到亿万富姐儿》被列为第5号作品，题为自传体报告文学。

当拍卖官先生唱出肖星名字时，全场上顿时鸦雀无声。拍卖官朗声介绍：“肖星，生于1955年10月30日，一级演员，中国作协会员，先后在三十余部电影中扮演角色，六次获‘雄鸡奖’、‘银花奖’最佳女演员，被誉为‘中国影后’，主要作品有……，《从明星到亿万富姐儿》是肖星的又一部自传体报告文学，主要写她自己如何从一个中国著名的电影皇后转行经商，成为企业界佼佼者的奋斗史。主要内容包括‘成功影后的酸甜苦辣’，‘转业从商的真正原因’，‘商海运舟有沉有浮’，‘财富学的秘密’，‘亿万富姐儿的爱情’等。肖星将用自己真实的笔触，解开国人心目中的‘肖星之谜’，名人名书，必将产生轰动效应”云云。

拍卖官有声有色的介绍，将肖星的身价和书价同时推上了高峰，着实打动了参加竞价会一位发廊小老板的心。小老板灵机一动咬咬牙举起了108万的牌子，拍下了这个选题。

这在拍卖会属天价，这天价与飘逸于高空高悬于芸芸众生之上明星身份真是十分相称的。

参与竞拍的双方均表满意竟也达成默契。于是肖星女士随即开出委托出版证明书，结果小老板拿着肖星的委托书到多家银行套取巨款。委托也意味身价，身价意味信用，而又有谁能够怀疑这仅仅是发廊小老板精心策划的“空手套白狼”的骗局呢？东窗事发，小老板锒铛入狱。骗局揭穿，正当肖星女士处于十分难堪境地时，又是辛先生伸出了无私的援助之手，找到了一位姓魏的款爷，以108万接下了选题的专有出版权，算是在危急时的救了影视皇后的驾。为此，辛先生专门出示了他写在《女伴》杂志上一篇文章，以证实他与肖星之间不比寻常的关系。

当辛先生吐沫飞溅，口吐莲花般吹嘘着他与肖星那一段传奇般的患难之交时，在一傍默默聆听的理经理在心中默默地为发廊小老板的大胆壮举而叫好。真是一条汉子，连肖星也敢玩弄。他默默地记下了骗局每一个细节，以惺惺相惜的心态由衷地欣赏着小老板的胆识和勇气，他对小老板并不高明的诈骗手段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说完那段经历，辛先生出示了肖星亲笔写下的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深圳市山海关文化发展公司总经理辛同志为我的个人画册总代理。

肖星

1995年5月9日

接着理经理和曹、辛、B先生商量协作出书的细节。曹、B两先生拟出了草稿。

曹先生拍着理经理的肩膀为老弟不断地吹嘘：“理经理是一位有远见的出版者，拥有着雄厚的财力，他出的书都很畅销，敝人相信这次由辛先生居

间牵线，由理经理精心策划，肖明星玉照出版一定能大获成功。”接着曹先生的话茬，理先生带着几分神秘的微笑说：“肖星女士，或者更亲热一点，叫肖星大姐，能否拍出一本写真集，现时日本市场挺走俏的，在中国不妨一试。”说完他怕先生听不懂又补充道：“直接了当地说吧，拍脱衣照，哪怕有一张裸体的也成呀。”然而，一脸严肃的辛先生断然地摇了摇头说：“星女士已是徐娘半老，虽说风韵犹存，但毕竟皮松肉耷，已是隔日黄花，本钱太少，何况复出江湖，很重社会评议，前面《从明星到亿万富姐儿》的选题拍卖，已造成不良影响，好容易才平息下来，不会答应的，老弟，你就息了这个念头吧”。理经理于是默然。

此刻乖巧的理夫人，却打开那只神秘而小巧的坤包，掏出一万元现款，说是定金，递给了辛先生。“另外 17 万元是否等与肖大姐会面合影后见了样片再付。”理夫人轻轻说。马崽 B 先生在傍插嘴说：“请肖女士最好写下题词。”理经理补充建议：“是否请肖大姐光临宁城召开记者招待会，造造声势。其实他心中盘算的是如何借助肖星这颗救星为自己去消消灾，造成一种荣归故里的现实，而免除追究盗版《孽债》的灾难。辛先生说：“可能会有困难，肖女士最怕被人利用，何况你老兄出的价码太低，也有失大明星身价。”理经理心领神会，立即慷慨大度地模仿广东大款的腔调说：“价格好商量的啦，我与肖大姐见面好谈的。”于是辛先生表示了充分通达，像是洗扑克牌那样，提了一叠肖后玉照，让理经理精心挑选了 15 张。带回去操作广告，运作出版事宜。

辛先生应理经理要求，开出委托书：

根据肖星 5 月 9 日对本人的授权委托，本人特请宁城市大理文化有限公司代理联系肖星画册的出版事宜，请予协助。为盼。

辛(肖星画册委托授权人)

1995 年 5 月 12 日

理经理一行三人，美滋滋地回到了宁城市。

6 月 18 日，理经理夫妇带着他们四岁的小女儿兴致勃勃地由宁城市飞往北京，乘上出租车直驶肖星在亚运村的公寓中，亦即肖星实业发展总公司。这回满面春风的肖星女士，热情地接待了理达夫妇。接见纯属形式，因为出版画册的一切细节辛先生与理经理都已谈妥，理肖会面的唯一目的是合影，在肖星是一种对合作人的恩典，让凡界的小书贩沾几分星光，添一份虚荣；在理经理这是一项殊荣，意味着过去灰暗的历史将因肖星的光照而增几分亮色，仿佛佛光普照下的善男信女也成了佛在人间的代表，假佛之名义而能添几分神圣，至于神圣掩盖下的罪恶只有天知道了。肖星在她那张宽大的老板桌前与理经理全家一字排开，照片上的理经理面带微笑，仍是那样斯文，背着双手，挺着胸，显得挺自信，站在中间的肖星披肩长发，白皙的鹅蛋型长脸，粉面含春，剑眉微敛，凤目如星，含几分英气和懔懔威严，很有母仪天下的风采，性感的嘴唇含威而不露，颇具武则天的威严和兰姐儿的妖媚，此刻她身着白色休闲服，双手随意抄在裤兜内，显得踌躇满志仪态万千的样子。至于理夫人则显得温文尔雅，双手抱着可爱的小女儿，俨然贤妻良母的角色，背景不是那张世人十分熟悉的著名肖星商标。高颧骨，高鼻梁，敛眉张目，丹唇轻启，露齿含笑的明星侧面图案，背景不知是算作太阳还是月亮在上角有一颗星星光耀天庭，是一颗命运之星，细长的脖子右侧是拼音或是英文字母“XIAOQING”想是拼错了。反正这是属肖星专有的驰名世界的商标，从中

国到法国。这张有意义的照片，理所当然地被理经理收进《肖星映画集》。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攀凤结凰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身价。而提高的身价，自然使我们这个看重名份、地位的社会更慷慨地向盛名倾倒，于是显赫的名声如红日升天，似月光泄地，向众生撒下片片祥光。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明星或沾有星光的人物，如探囊取物那般毫不胆怯地攫取人间的奉献，而绝无羞耻之感。社会的“损不足而奉有余”是社会的势利和悲哀。小书贩洞若观火地明了行情与时尚，毫不客气地捧星摘月为自己的面目涂上一层神圣的亮色，大明星利欲熏心，为钱而出卖良知，心甘情愿地为小书贩，编织骗局献上靓丽的倩影。于是双方各有所图，心照不宣，一拍即合。摄影留念完毕，人们素所敬仰的鼎鼎大星应约手握签字笔，用龙飞凤舞的笔迹，在印有肖星实业发展总公司的信笺上写下了如此文字：

谨以此书献给多年来一直支持、关心、爱护我的朋友。

肖星 1995年6月18日

显然是为理达炮制《肖星映画集》的签名题词。

接着肖星又给理达开出了她的亲笔委托书：

同意由宁城大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代理发行我的个人映画集。

肖星

1995年6月18日于北京这纸颇带男性雄风的文字，最终变成了小骗子的大屏风，为实现理经理精心谋划的金钩钓鱼计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第五章 以假乱真

理经理踌躇满志地回到了宁城的家中，心中按捺住狂喜的心情，开始精心筹划其套款计划。遵循狡兔三窟的原理，为了躲避公安人员的追捕，除户口簿上的在火佑巷住处外，其父还另觅了一套木德里住房，那儿现在住着一位理夫人家乡来的打工妹，白天帮忙看看金三角的书刊摊点，晚上照看照看5岁的小女儿。

推开木德里的房门，一阵兴奋之情油然而生，他回想起一个月前的情景，那时他简直是一条丧家犬，东躲西藏，有家不能归，真正是往事不堪回首。这回他反复端详着那张由肖星亲笔签名的委托书，兴奋得睡不着觉，真正红光高照天灵，时来运转的机会到了。这是一张把自己托出险境的护身符，那些紧张而令人颤栗的日日夜夜，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那次在宁城市盗印《孽债》未成，迫于已收到的60万元书款，已成箭在弦上之势，拼死也得把《孽债》盗印出来。他带着内弟云河，马崽B窜到了远在河南的岳丈家里。

在去河南的路上，他望着垂头丧气的马崽B，强打起精神，拍着胸脯说：“老弟，别他妈哭丧着脸，大家振作一点，他们斗不赢我的，等风头过后，再打回去，你老兄冒充‘武警’，已露出破绽，不要和家中联系。到商丘后，放松放松，玩两天再说。”

到了商丘，安排马崽B住下后，他掏出了一张S省文艺出版发行委托书，指着上面鲜红的大印对马崽B说：“你老兄和云河商量一下，想办法伪

造一张委托印刷书去，先到誉印社打印一张空白委托印刷书，再把这公章印模复印后制一胶片，用红印油加印上去，不就成了了一张可以乱真的委印书了吗。”

听了理经理的一番开导，马崽 B 恍然大悟，不禁心中由衷地佩服理经理的精明。云河随着马崽 B 来到市中心挂着“商丘市复印打字第一家”的打字行内，按照理经理传授的办法，指导商家如法炮制，一共制作了十多张空白委印书底本，再用红印色按胶片一一拓印，从中选了一张较为清晰的“委托印刷书”。他们的目标是与商丘交界的山东曹县印刷厂。

理经理亲自出马，带着马崽 B、云河，从商丘租了一辆夏利车直驶曹县。到印刷厂，云河与印刷厂业务科长接上了头，理经理摆出一副器宇轩昂的样子，大咧咧地从包内摸出伪造的委印书，马崽 B 自然扮成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但见理经理不慌不忙扶了鼻梁上眼镜一板一眼地说：“我们是国营出版单位的，由于急着要货，准备分出一部分业务让贵厂做。希望一个月内印装完毕。”业务科长脸上浮现出巴结的笑容说：“按期交货，没问题，但要先看看版子。”马崽 B 从夏利车后备箱中抬出了 31 块 PS 版。业务科长仔细察看了版子后说：“这版子不符合要求，已经不能再印了，要重新制版。”理经理却斩钉截铁地说：“就按这版子印，印出啥样就啥样。”“不行，这种 PS 版是印不好书的”业务科长态度同样坚决。他考虑的是厂里产品的质量。于是理经理也顾不得自己是国营出版社发行部主任的身份了。破口大骂了一通太平洋公司的刘二，“他妈的 x，这刘二真他娘不是玩意儿，制版不负责任，宰老子，还要破费一次制版费用。”这次他先支付了一万五千元定金。曹县印刷厂在未办理任何入境准印手续的情况下，明知理经理的假身份和假手续，也就以假作真，将错就错，帮助理经理最终完成了这次辗转数千里由江苏至河南再到山东的盗印行为。一个月后盗版书印成。理经理坐镇曹县以对折将书发往昆明、贵阳、重庆、沈阳、南昌、武汉、哈尔滨、广州等十多家集体个体书店，为了逃避公安部门的追查，在本省一本未发。理经理在神不知，鬼不觉中用暗渡陈仓的办法，在公安部门的严密关注下完成了这次风险极大的盗印活动，共获利 17 万元。除付印刷款 12 万 4 千元之外，净赚 4 万元。无疑，这次《肖星映画集》出版计划从筹款到买书号，到发行的一揽子计划要比盗印《孽债》周密、庞大得多。理达处于临战前的高度亢奋之中，他把肖星的委托书放在贴身的衬衣口袋，周密地设计着明天去套取巨款的每一个细节。

他想到那一位锒铛入狱的发廊小老板。心中不禁自鸣得意。我现在是何等人物。已是五次三番地逃过了警方和出版管理部门的视线。于是他又想到了又一次成功的非法印刷活动，而此书是在国家新闻出版部门已发出了明令收缴销毁通知书之后，他仍然瞒天过海地完成了编、印、发全过程。那是《香港问题面面观》。

第六章 瞒天过海

时间追溯到 1993 年 6 月，天气由暖变得渐渐炎热。理经理风尘仆仆流

窜到京城，住在赵家楼招待所，他拨通了他的老朋友耿云小姐给他的一个电话号码。这是一个出版社的电话号码。担任出版社总编办公室编辑的王先生是耿小姐与曹先生的同学。王先生接电话时感到这个不速之客的声音十分陌生，正当他感到诧异时对方自报家门：“我是耿小姐的朋友，是做书的，听耿小姐介绍你有好的选题，我们可以谈谈条件。”王先生听说是耿小姐的朋友就情知是一个小书商。耿小姐这几年和书商打得火热，额外收入也颇丰厚。别看耿小姐一副文文静静的样子，像是一个纯真可爱的女大学生。白白净净的小瓜子脸，丰腴而可人，顾盼生风的杏仁眼脉脉含情，白皙细腻的如奶油般的肤色足以令人产生许多美好如诗的联想；齐耳的短发，小鼻子，小嘴，加上娇小玲珑，曲线分明的身段，十足一位娴静良家小女子的模样。只是两只灼灼生光的大眼睛透出几分聪慧和精明。

她有着呼风唤雨的能耐，同学间偶而相聚，听耿小姐莺声燕语那般的神侃，使王先生大长见识。姑娘本非等闲之辈，原来这看似清贫寒酸为他人作嫁衣的编书匠人，也能充分利用手中出书的权利游走于市场与出版社之间游刃有余地赚取大把钞票，自使王先生大开眼界而心向往之。听小书商一番自我介绍，使他心驰神动，预感到发财的机会到了，小书商自动找上门，该是我时来运转的时候了。王先生也不敢怠慢，推着自行车，飞身骑上向招待所奔去。

见面一阵寒暄，他们相互打量了一下，理经理这小子，黝黑的皮肤，四方脸，高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甩在脑后的大背头，梳理得一丝不苟，说话带着宁城的土腔却也硬憋着一口普通话。他笑容可掬地对王先生说：“王编辑，手中有什书稿吗？”王说：“没有”。“能给我弄几部书稿，别人投给出版社的，你自己编的都行，只要稿子有份量，稿费至少可以比出版社多一倍。”说完狡黠的小眼睛在镜片后面透出极为诱人的光彩。这光彩勾心动魄，使一脸寒酸的王编辑有点心动。于是他毫不卑不亢地说：“看在小耿的面上，我想想办法，不过马上一时半会儿，弄不出稿子，给我一个月时间试试。”他尽量把话说得慢条斯理，显出编辑身份的优越，但他架在鼻子上那副廉价的塑料框眼镜及发出汗味的广告衫和长及膝盖的西装短裤却显示出这位来自农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京城大出版社小编的寒伧。理经理似乎对这一切都无所谓，平平淡淡地说：“现在，香港问题的书蛮火，你能弄一本出来吗？”听理经理这“弄一本出来”的口气。似乎是叫他和一个什么野女人苟合弄一个什么私生子之类的玩意儿，使王编辑暗中好笑。于是他漫不经心地说：“好，我试试弄一本吧。”说完他自己感到好笑，竟也笑出了声。王编辑和理经理的第一次会见就是在这种戏剧带点玩世的气氛中结束的。至少王先生感觉是良好的“嘿，弄一本出来”，他暗自笑着重复了一遍。% 两天后，耿小姐从H市也打来电话：“现在1997香港回归的书，火得很，你能否十天之内写出来？”听着耿小姐甜甜柔柔的声音从远方传来，像是炎热的夏季一股凉爽的风，顿感浑身舒坦。王先生也就一口答应了下来。原来，他已找了北京的一个哥儿们，一个姐儿们，只说自己出版社要这方面稿子，这两位大学高等学府的教师利用暑假一头扎进了北京图书馆，找到了一批港台报刊，又是抄袭，又是复印、剪辑忙乎了半个月拼凑出了一本30万字的《香港问题面面观》。

以特快专递发给了理经理。

理经理来到了H市出版社，找到了W副社长，此时的E出版社从社长

到总编辑似乎头脑中都有点晕乎乎的，拿着国家授于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到处炒卖，后来一位 Q 副总编的公子，因为以谈恋爱为名玩弄多名女性落入法网，在铁窗中对老子 Q 有一段刻骨铭心，使人难以忘怀的指责，其中就有轻而易举地通过“卖书号”就无本万利地大把大把进钱，大发了一通感慨。这通感慨被好事的记者如实记录后在某杂志披露，一时出版社同仁引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由此可见某些出版社的风气之一斑。在这种风气的催化下，理经理仅花了 6000 元钱就轻而易举地弄到了书号，其中当事人是否有好处可赚，公安部门未追，笔者也不便妄加猜测，以免误导读者。

一个月后，《香港问题面面观》面世。因为全书抄自港台报刊，自然从行文笔调语气乃至政治观点都带有浓烈的港台味，与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精神相去甚远。这本对香港前途带有悲观色彩的书一出笼就被人举报。省新闻出版局转发的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查禁销毁通知传至 E 出版社。出版社头头惶恐之余，却拿着理经理胡乱编造的 1 万册印数发货清单，谎称已全部如数追缴，而使该书的查处工作不了了之。到理先生 1995 年落网为止，该书从未停止过销售。E 出版社虽开出 1 万册的付印单，理先生实际炮制了 5 万册。

书被明令查禁后，自然难于销售。理先生却灵机一动，瞒着地处偏僻的小县城印刷厂，一口咬定书的负责制质量不符合要求，拒付印刷费。印刷厂多次追款无效后，一副状纸告到了法院。法院发出传票要理经理接受庭审。经理行踪飘忽，踪迹杳然，法院无奈而缺席判决理先生归还拖欠的印刷费 4 万元。理经理不想付款，就想以书来抵债，后来法院的终审判决，未及执行，理经理就被捉进了监狱。这事不了了之。

此书一出，却在香港引起轰动。王先生从港报上获悉书已出版的信息，但书的署名却不是自己和哥们、姐们，变成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华人”。于是就向耿小姐写信表示不满，要求恢复署名权和获取稿酬权。其实从中牵线搭桥的耿小姐也在为理经理的无耻和无赖在生气，因为书出版后，她却分文未得。而王哥们的所谓出版委托书却是写给她的。精明的耿小姐儿立即向 E 出版社表示抗议。并在电话中扬言要以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等等。她义正词严地指出：“此书本来是我与作者谈妥，准备在本社出的。理达这小子到我这儿来了一趟，说是借去看看，就偷偷去复印一份带走了。这不仅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而且还损害了我社声誉，要承担法律责任。”理经理对耿小姐的这套伎俩当然洞若观火，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钱，于是理经理一纸汇票 8000 元就将耿小姐的怒火浇熄。当然耿小姐空手套白狼，除独自享用了其中 5000 元外，又分出 3000 元作为稿费汇给了王编辑，自然要自我表白一下，为了维护老同学的利益，我三番五次找理达这个无赖，好不容易才弄来了 3000 元，全数寄交了老同学，少是少了一点，总比没有强，与这些书商打交道，哎……难说呀！”一声长叹，似有难言之隐。王编辑也就表示理解了。

一场所谓的署名版权喧嚣终于在金钱的攻势下，烟消云散，归于平静。这是理经理成功地挥舞金钱魔杖导演的又一出非法出版的闹剧。闹剧在未落幕之前是以正剧的形式演出的。而那些堂而皇之的招牌背后，却掩盖了多少卑鄙肮脏的权钱交易。国家的专有出版权在小书商的金钱购买下被非法转移，其中隐藏着多少只可意会不可言表的罪恶。而罪恶的欲望是难于满足的。理经理还是要弄钱，才能完成《肖星映画集》的出笼，只有《肖星映画集》

的出笼才能赢来更多的金钱。这是罪恶的轮回。

第七章 空手套狼

钱，到那里去弄钱，确使理达颇费思量。

他想起了关在深圳牢狱中的发廊小老板，悄悄地与他的马崽 B 议论说：“那人太呆了，就拿我来说吧，肖星的映画集，前期投资就得 100 多万元。还得给那娘们 30 万，这帮明星真够黑心的，正经八百做这本书，连本都赚不回来。哪一本书能够销售达 130 多万，再去赢利的？老子投这个项目，说白了，一是镀镀金，二是去套款，老子我吃一辈子银行，我拿套的钱，先买房子，拿房子做抵押，再套钱，凭我的本事，可以在几家银行套到钱”理经理得意洋洋，吐沫飞溅地谈着自己的宏伟蓝图。谈到得意之处，他亲昵地拍了一拍马崽 B 的肩膀说：“怎么样，小 B 跟我理大爷干，保管有吃有喝，有玩有乐，还有钱赚。”他这一番话说得马崽 B 毛骨悚然。而理达却自管自得意洋洋地继续吹嘘下去：“这种画册，拿给行内人看人家是不相信的，因为投入这么多钱，根本赚不回来，只有骗外行人。有的单位有闲置的广告费，利用这个项目去做鸡生蛋的买卖。不光是出书、出挂历，等于是我拥有肖星的肖像权，包括搞一个巡回展览，以她的头像做商品广告什么的。”理经理神采飞扬，口吐莲花，完全沉浸在肖星那用金钱熔铸的情影丽姿之中，做着白日梦。

他猛地一拍脑袋，对马崽 B 说：“你不是有一个哥们儿在宁城市工商银行城东分行吗？你能不能贷点款出来，先解决一下肖星画册的制版印刷费和 30 万元的肖像买断金。这哥们叫什么名字来着？”马崽 B 脱口而出：“叫许进”，“对，就找这个许进，给他十万八万的回扣，不怕他不贷款。”理经理胸有成竹地说。

7 月 3 日，离肖星应邀到宁城的时间还有 4 天。理达开始实施自己的战略部署。第一个进攻的目标自然是许进。这一天他来到了地处中央门外的银行城东分理处。

风度翩翩的理达经理，在分理处见到了正在埋头理帐的许进。他潇洒地首先掏出了名片，双方握手寒暄后，理达将满脸狐疑的小伙子约进了附近的咖啡屋，他们在昏暗的光线下，理先生一边呷着咖啡，一边小心翼翼地从小牛皮公文包中掏出了肖星开给他的出版委托书。大言不惭地说：“我现在是大明星肖星在宁城地区的代理，受她委托出版肖星个人的映画集，暂缺资金，恳请老弟帮帮忙，贷点款以利画册出版的启动，两个月后一定归还，至于好处费嘛，10%的回扣，甚至还可多一些，你看如何？”

小信贷员眯缝起双眼仔细审视了肖星的出版委托书，脸上浮现出将信将疑的神色。

看着他狐疑不决的样子，理经理又从公文包中摸出几张彩色照片，大都是肖星各种姿势的生活照，看着照片上肖星那些活灵活现的形象。许进脸上的疑窦开始消散。最后欣赏到的是衣冠楚楚的理达夫妇与穿着随意的肖星的合影照，他的脸上终于绽开了笑容。理达观察到了小许脸色的变化，心中

顿时有了底，又将嘴凑到了他的耳边说：“回扣十万，如何？”小许心动，十万人民币，他要熬上多少个年头才能挣得这个数字呀，而这不费吹灰之力，只要两个月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钱补上不就行了吗。想到这儿，他轻轻地点了点头说：“这样吧，理总，我这儿刚好有用户存进的60万人民币，你先拿去应急，两个月后一定要如数补上，你的条件咱们一言为定。”理达笑着说：“那当然，那当然。”这60万人民币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到了理达的私人的腰包中了。后来，理达分两次支付许进好处费7万元。这7万元回扣把许进的灵魂押给了魔鬼，他因此而被判处9年徒刑。

那些天里，理达为弄钱四处奔走，八方求贷。那堆存放在棉花提破仓库中的书写纸原为盗印《孽债》而购置，总计花费7万元。经四个多月的存放已变脆发潮，他干脆捣腾给了宁城典当行，却意外地得款15万元。他捧着肖星的照片及委托书到处招摇。找了设在体育馆的全国第三届城市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又想以赞助广告的名义套款，可惜该委员会广告部对肖星根本不屑一顾，计划落空。

1995年7月7日名振影坛、威振文坛、誉满歌坛、脚踏舞坛、声出视坛、人称“五星级”明星的肖星女士飞抵宁城，下榻五星级大酒店金星饭店。名星光临，有如星宿下凡，自有“追星族”如众星捧月般前呼后拥。新闻发布会是不用筹备的，自有闻风而动的记者觅踪而来，尾随其后，充当吹鼓手，这对理经理来说无疑又是一次免费广告。借着明星仙气，他也似乎羽化成仙有点飘飘然，踏着明星的余辉，他也红光高照天灵，时来运转。几个月前还是被警方追得藏头露屁股的小书贩，如今也有如跑龙套的窜场角色，时时在电视屏幕中随肖星而亮亮相。而此刻他是油头粉面，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气度非凡。他身着缝制考究的白色西服，随侍肖星左右，既像跟班随从，又如秘书顾问一类。

他自称是肖星的代理。其妻弟、弟媳、马崽B等一干喽罗也如得道鸡犬那样又是合影，又是饮茶。是晚理经理假座豪门夜总会大宴肖星，自然也有记者奉陪。于是销声匿迹，恍如丧家之犬的理先生公开招摇过市，有点有恃无恐了。那是因为有了肖星作挡箭牌，就有如有了一块漂亮的屏风，上面精细地绘制着浓妆艳抹的工笔明星仕女图，挡住了小书贩贪婪无耻的丑恶嘴脸就好像蠢虫有了寄生的去处，在女明星高大靓丽的倩影之下，他不仅感到通体生光而且也感到十分安全。借助明星天威驾临，记者云集之时，理经理居然煞有介事地开起新闻发布会。当着记者面一口一个“肖星大姐”肖星自然是颌首默认为的。这一切是台前的表演。省、市新闻界作了全面报道。其口径自然出自理达本人之口，而文字的加工则来自生花妙笔的记者们，有影响的晚报以《涉及30多部影片的珍贵照片——肖星映画集 即将出版》为标题报道：

〔HT5'K〕本报讯：一部荟萃影星肖星生活和艺术道路历程的大型摄影画册《肖星映画集》即将由宁城大理文化有限公司推出。《肖星映画集》从肖星珍藏的100多本影集中选出最具代表其生活和艺术道路的奋斗足迹的数百幅作品组成，大多为未发表的生活照、艺术照以及曾引起争议的重要艺术事件证实照。涉及到的影片就有30多部，据昨天路经宁城的肖星说：“她在20年的拍片生涯中有很多摄影师帮助拍摄了数万张珍贵照片，虽然自己不爱拍照，但特别喜欢收藏照片，每一张都是一个美好的回忆……”。〔HT5'SS〕7月8日晚，肖星一行人又欢聚在宁城饭店潮洲城大嚼一顿生猛海鲜后，飘

然离去。台前的表演贴上艺术的标签，自然精彩纷呈，你方唱罢我登场，一家有影响的公司竟然以 20 万美元一套豪宅捐赠大明星，大搞广告效应，肖星慨然笑纳，一派大家气度。一年之后，又有步后尘者，一家珠宝公司老板竟然也以 16 万元人民币的珠宝见赠，大慷公家之慨以显示企业资金之雄厚去衬托明星与众不同的风采。肖星的坦然与其习以为常的贪婪之作风相一致。这高度的浑然一体，既与其善于表演不愧演员出身有关，又与社会对其过分地宽容和放纵，使其不屑一顾于世俗社会的道德标准，行为规范，一贯我行我素相联。如果是普通民众也许是犯罪，而“名人”光环笼罩下的明星们则通体发光受到“追星族”们的膜拜，自使他们感觉特别良好，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使他们哪怕最无耻的行为也显得潇洒而神圣。这种指鹿为马，点石成金的社会世相，使得明星们胳膊窝飘散出的狐臭也会被化成香风在媒体传播；大腕们抠出的臭脚丫泥也会奉为圭臬被舆论赞美。

这是社会的堕落，而堕落正在被可怕地习以为常，将可能酿成灾难性的后果。演艺界明星如此，那么商界、政界明星又会怎样呢？这些明星大腕的结合又会怎样呢，笔者感到不可思议。台前的表演打着追光使假面的脂粉妩媚可爱。而卸了妆的明星在暗中却指使其来自法兰西的妹夫，那位文质彬彬有如小学者般可爱的中国大男人出面将小奸商理先生为了镀金从银行骗来的二十九万元人民币以一张白条就席卷而去了。社会的势利，使大多数善良的人们顺着沧浪河的流水随波逐流，谁会去管它混沌清浊呢？反正“沧浪河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沧浪河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渔夫的精明造成了屈原的悲哀，如是而已。于是有如理先生一类浑水摸鱼，鼠窃狗偷的角色就可能屡屡得手，类似肖女士一类明火执杖巧取豪夺的人物就可能肆意妄为而有恃无恐。世人再去奢谈法律、公德、良知、责任一类神圣的字眼也就变得迂腐而又乖谬。其深层次的文化历史原因难道不值得国人深思吗？

第八章 硕鼠嘴脸

1995 年 6 月上旬。一个夏风习习的傍晚，晚饭后 G 省人民出版社副编审光先生突然接到远在 C 省科技出版社老弟宁先生打来的电话。电话中的宁先生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声音清晰而洪亮：“S 省有人推荐一本肖星映画集和挂历的书稿，G 省有没有出版社可以出版？”对于光先生来说这个电话来得非常及时。光先生清楚地记得新成立的 G 省摄影出版社原系《G 省画报》社扩张而成，连年亏损，难以为续，企图扩大规模，增强引资能力，而扭亏增盈，急于找米下锅，自然最便捷的手段是出卖国家授于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

这是出版界的“巧妇”们最惯用的手段，用出版社的锅台煮书商们的米再由书商们把煮熟的饭端在他们的店堂去高价出售，至于书商们所煮熟的饭是烂的、夹生的或是变质的，出版社是不问的，出版社只顾收取出租锅台的费用，其中大小司务们个人还可从中捞取不菲的好处，这是经济学界“寻租理论”在出版界的活学活用，是权钱交易的某种形式，因为出版社的厨房和锅台均为别无分店式的专利品，是国家对出版资源的垄断。这种垄断在经

济不够发达的中国，在经济建设时期需要人们同心同德在思想上高度一致地服从政治、经济目标的导引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因而容不得一点点的杂音干扰主旋律的弘扬，对出版的集权专控就显得十分必要。然而，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中紧随市场化、社会化步伐涌动的发行界已完成“多种经济成份，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销手段，减少中间环节”的历史性转变。在“三多一少”中获得零售权的大小书商的不满足于本小利微零售利润的获取，要想扩大再生产，攫取出版和总发行利润唯一的选择就是把手伸进国家的锅台去“捞食”。因而“买卖书号”的土壤就难于从根本上铲除，其腐肉复生，死灰复燃，就变成现实生活中的恶性循环而难于根绝，最终如果发生癌变，对于国家现有出版体制将产生毁灭性效应。原本在于限制杂音干扰主旋律目的的出版专控，却为滋生庸俗、无聊、低级以至准黄色出版物，提供了土壤，这是一个怪圈。看看那些所谓“二渠道”的书商，和甚嚣尘上的地摊读物，就不难看到这一怪圈对社会文明的危害。

只不过这是小刀子割肉，蚕食桑叶似的渐进效应，一下子难以出现“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树倒猢猻散”似的可怕景观，其实大地上的林木不少已被虫儿们蛀空，林中的鸟儿也是吃里扒外，两头捞食了，猢猻们早已是人在树上，心在林外，首鼠两端，游走于庙堂与江湖之间与林外之人遥相呼应，呼风唤雨，大显神通了。他们看着外面精彩的世界，做着想入非非的金钱梦，他们享受着庙堂内的一系列优势和善待，在高大宏伟的建筑中躲避风雨，逍遥自在，名利双收，逃避打击，成了法外之人。又哪里想得到“忽喇喇似大厦倾”那一天呢？因为，大厦的梁木早已被他们与书虫们的内外啃噬，弄得千疮百孔了。下面请看G省人民出版社和C省的科技出版社陈氏光、宁两兄弟的精彩表演。

陈氏兄弟也曾分任过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和出版社社长。

当然，对于“买卖书号”这个丑陋的字眼，人们像是对待臭豆腐卤那样，闻起来臭，吃起来还是香的。因而公开场合，比如专案组去出版社取证，找人谈话，当事人不约而同回避这个词汇，而是谨慎地选择“协作出书”这个看上去文雅一点的字眼，其实国家对协作出版的内容，对象，形式上均有严格的规定。犹如理达、肖星一类书界爬虫，影坛魅后，均不属合作出版对象，其映画集一类美人照也不属协作出书内容，按规定应认定为“买卖书号”行为。

光先生顺着老弟的话说：“可以帮你联系联系，估计问题不大。”宁先生于是说：“我在宁城的一个朋友最近飞G省亲自找你，你接待一下。”光先生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喜悦，他与C省宁老弟可谓难兄难弟，东西呼应，联手合作，做成多桩“买卖”书号的交易，他们清楚这是大把来钱的好机会。尽管光先生曾用此类手段捞钱，捞露了马脚，被当地检察院拘审过一个月，着实饱尝牢狱的滋味。后虽免于刑事起诉，他也因此而增加了丰富的人生阅历，这些阅历在后来对抗宁城专案组的审查是大起作用的。这一个月“修炼”，使他失去了青年编辑室主任的头衔，却大长了应付侦察人员讯问的本领，这些本领使他受用无穷。说白了也就是既把到手的利益完整地巧取进私囊，又保证自己不再迈进这可怕的门坎，去领略感受牢狱的滋味。这一手在陈氏兄弟是一脉相传的，也是其过人的聪明之处。

光先生，55岁，1964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1987年调G省人民出版社，斯斯文文的外表，有魄力，有能力，一头星星点点斑白短发给人以老成

持重的感觉。接到老弟电话，晚上耿耿难眠，在脑海中设计接待宁城来客的种种细节。第二天他就找到 G 省摄影出版社兵社长，把老弟来电意思又复述了一边。兵社长，身材魁梧，典型的东北大汉，一脸络腮胡，一副近视眼。原为省局印刷处处长，近调摄影社接任社长，很为出版社的前途苦恼。听了光先生的娓娓诉说，用宏亮的声音一字一句地回答：“书是可以考虑出的，但肖星是名人，又极爱打官司，出她的画册一是要看书稿，二是要看肖星的委托书原件，复印件不行，否则她的官司打起来兄弟我奉陪不起。”当然，对于兵先生这些要求，对于远在宁城的理先生是绝然不成为问题的。双方通过中介人宁先生电话之交涉一来二去也就谈妥了条件。于是光先生张罗着接待宁城来的特使 A 先生。

A 先生，不到 40 岁，大学毕业即分配到某杂志社。小伙子精明能干，人也长得精神。

与宁、光先生属同行。当年宁先生也是有一段辉煌历史的，作为接班人和党的后备干部当了相当时间 C 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的助理，52 岁的人，长得白白净净，浓眉大眼，身材适中，浑身上下透出灵气。宁君酷爱摄影，经常穿着鼓鼓囊囊的摄影服，背着摄影包，有时肩背上左右横挎好几部照相机，大小并用，双管齐下，随心所欲地摄取人物景观，自然风光，一副风流潇洒的味儿，自然是既得局长欢心又有点招蜂引蝶的。在当局长助理之前，宁君曾任 C 省科技出版社社长，谁知宁先生官运亨通之际，生活上也就不够检点，犯了一点男女作风上的事，尚未悟热的助理宝座也就离他远去了。他又被发配到科技社赋了闲，但正处级待遇还是保留了。由于是科社老领导，虽是员外之身新领导对其自也毕恭毕敬，于是才有了与远在东北的老哥光先生东西呼应联手与“二渠道”书商，弄出一些“买卖书号”的勾当从中捞取油水的事。时间一长，只有利益而无风险，自然胆子也越弄越大了。

但是，宁先生与 A 先生、理先生的合作要追溯到 2 个月前，也就是 1995 年 2 月。敏感如猎狗的理先生嗅到了市场上三维立体画好销的气息。于是，托一小哥儿们从境外弄来了几种美国环球托拉斯出版集团安德鲁和米切尔出版社出版的三维立体画《迪斯尼的魔眼》、《第二只魔眼》、《第三只魔眼——一个全新的立体艺术》、《1995 年台历魔眼》的画册。然而，这“四只魔眼”的扉页上均标有：“未经权利人同意，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手段进行使用和复制”的版权声明。但是，书刊界的梁上君子理先生本身就是鸡鸣狗盗之徒，他是不管这些版权不版权的。再说只有小学水平的理先生根本就不懂英文。理先生故伎重演，拿起剪刀和浆糊一气拼凑了四本《三维立体画世界》。只不过前次是女人裸体照片，这次却是儿童们的“魔眼”——三维立体画。然而，这类拙劣的盗版物品唯有披上合法的招牌才能走向市场，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出版社。他的猎物是 A 先生。

A 先生此刻也正在为他主编的杂志发行问题犯愁，极想通过“二渠道”打开点销路。

使竞争激烈的期刊发行数有所上升。于是理经理和 A 先生双方各有所求，情不自禁地坐到了一条板凳上，当然潜在的，端不上台面的因素是私下都想为自己弄点活络钱，这是一种交易，这种交易在做为商人的理来讲本性使然，因而更加赤裸，坦然；作为文人的 A 先生良知使其避讳谈钱，而需要犹抱琵琶半遮面似的羞涩和掩饰，其中还有一位人物不得不提。A 先生编辑部有一位亮先生与“二渠道”老板理经理早有往来，眉来眼去很是热络，

亮先生在办公室对 A 先生讲：“理大爷搞了一本‘三维立体画’想搞一个书号，把书弄出来，已同多家出版社联系，均因版权问题告吹。”A 先生随口接上话茬儿说：“据我所知，C 省科技出版社还在‘买卖书号’，大概可以买得到。”亮先生立即说：“那么，请你帮忙联系一下，要快一点。”A 先生说：“可以，但是要看一看稿子。”

第二天，衣冠楚楚的理经理专程登门，双方举行了友好的会谈。A 先生准备出马为理经理奔走“书号”了。A 先生提醒理经理说：“内容有没有问题？千万不能有黄色、黑色的东西。”不等理先生回答，亮先生抢着说：“不会有，不会有。”晚上 A 先生拨通了宁先生家的电话，询问书号费的价格，双方不约而同地回避着“买卖书号”这一字眼，而是选择了较为堂皇的“出版管理费”。宁先生眨巴着大眼睛，略作思索即回答说：“要分上、中、下三册出版，管理费需要 11.8 万元，并要样书 60 套。”于是 A、亮、理三人再次碰头，经一番磋商。理先生对于宁先生的开价无异议。亮、理均派 A 出马 C 省。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空中旅行，A 先生于下午十四时抵达 C 省省城 E 城。一番打听，他在机场坐班车找到了 C 省科协站下车，找到了宁先生家，宁先生如约在家恭候 A 先生到来。

A 奉上茶叶、丝绸等礼物，宁先生也不推辞一一笑纳。两人稍作寒暄，A 先生即拿出了理先生胡乱拼凑和盗版的三维立体画稿。A 先生问：“给你出版社多少钱？”宁先生答：“你给 11.7 万元吧；我给你 11.8 万元的收据，书上挂你一个特约编辑。”于是 A 先生将一叠准备好的现款，如数交到了宁先生手中。当然宁先生是不让 A 先生去插手套取书号一事的，独来独往的来来去去，神不知鬼不觉的单兵操作，无疑是从中渔利而又无旁证的鼠窃行为。他对 A 先生说：“你也累了，休息休息，一切包在老哥身上，你放心。”说完张开棱角分明的厚嘴唇笑了，笑得极为诚恳。

A 先生放心地回到招待所呼呼大睡了几个小时。晚上 6 时，他们又见面了。眉眼堆笑的宁先生说：“书号已办好了。”说完便把一切出版、印刷、发行的合法手续，包括书号、条形码、发印单、出省印刷证明，11.8 万元的收据统统交给了 A 先生，并慷慨地请 A 先生撮了一顿。

第二天，A 先生宴请宁先生一家。酒足饭饱之后，宁先生回赠 A 先生 C 省名酒五粮液，全兴大曲各一瓶，双方尽欢而散。

一年后，理达案发。专案组调查该书出版手续办理过程中宁先生所扮演的角色。其独往独来，神出鬼没的欺世盗名伎俩才真相大白。

宁先生巧妙地编造了 E 城一集体性质的成华区科技书店名义，伪造了所谓关于自费出版、补贴出版三维立体画册的合同。并私自刻制了书店公章，捏造出了一个“邹寒元”的人，自己和伪造的人名签字使合同生效，其手段之卑劣令人发指。请看宁先生是如何书写三审意见的：

三维立体画是计算机绘画的新进展，对计算机智能化及人类视觉功能的研究有积极推动作用。它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新的视觉享受，还由于它新颖、奇妙、能够吸引广大青少年追求和探索计算机及人类视觉奥秘。书稿已达出版要求，请予审定。本书 12 印张，以 4 个分册形式同时出版，每分册 3 个印张，4 个分册定价相同，共用一个书号。

4 个分册一个书号本身是违反新闻出版署图书出版不得“一号多用”的管理规定。更奇妙的还有 C 省科技出版社上报 C 省新闻出版局的《1995 年

追加选题的出书计划》(一)中竟然把书名篡改成《立体图电脑绘制》，企图蒙混过关。在内容简介中继续胡编乱造：

本书是根据电脑立体图原理进行介绍，并附上立体视图的三维空间的概念、意义等，从科学角度来反映三维空间和平面的关系，具有较高的视觉感受……

一本彻头彻尾的盗版制品在宁先生的乔装打扮下，成了电脑制作的三维立体图，竟然顺利地报批了选题。其实在申报选题的同时理经理已获得了一切合法的有效出版手续，印刷机正在快速运转。一切报审的合法手续都是掩人耳目的欺世之谈。而这一切弄虚作假的程度竟然全部冠冕堂皇地盖有象征国家专有出版权的各级部门的鲜红印章，简直令人匪夷所思。这一系列的公函、印章欺骗了 C 省新闻出版局，4 册一套《三维立体画册》正式作为选题列入 C 省科技出版社出书计划，得到批准。

令人遗憾的是，当专案组千里迢迢赶赴 G 省向光先生调查取证时。光先生也通过电话向千里之遥的宁老弟通风报信。宁先生对于上述卑劣伎俩情知难于自圆其说，待专案组从 G 省春城市飞抵 C 省蓉城市时，宁先生谎称出差而逃之夭夭。当地有关部门恰到好处又不失分寸地撑起了保护伞，遂使这一书界大蠹逃避了法律的惩治而且还易社为官，继续招摇，这是后话。经查明，宁先生交出版社 1 万元，自己入腰包 7 千元，而出版社竟然还出具了 1 万 8 千元的收款收据，为贪官作掩护，为大蠹作盾牌，诚为某些部门官官相护的手段，官场焉得不腐败？

几个月后，经宁先生以 C 省科技出版社乔装打扮的《三维立体画世界》(1 - 5 册)以一个书号，在未办理入省准印的情况下印制 123180 册行销于世。下面请看 C 省科技出版社社长是如何解释宁先生所作所为的：

?: 陈×宁是不是你社的人？

: 现在不是。

?: 何时是你社的人？

陈×宁原来是我社的人，是今年 8、9 月份调走的到少儿出版社任常务副社长，主持工作，法人代表。

?: 他原来在你社干什么？

: 在我社无行政职务，是副编审，享受正处待遇，他受过党内警告处分。

陈×宁 90 年任科技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91 年任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助理，仍兼科技出版社社长、书记。92 年全免了，就是工资未转，人调出版局，正处待遇未变，所以他照样能组稿。

〔HT5"SS〕在专案组侦察理案的过程中，我们见到神态沮丧的 A 先生。A 先生诚恳地检讨了参与理案非法出版活动的借误，并主动交出所得好处费，一再请求组织从宽发落，不追究刑事责任。而回避专案组外调的 C 省副编审宁先生吞没的钱款分文未交。而且依然风风光光地做人，笔者有幸见到魁武潇洒的宁先生是在一年以后的 48 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这是后话，我将专章描述。下面我们将紧顺着 A 先生的回忆去追溯他出使 G 省与光先生会晤的情节。

A 先生再次充当理先生的使者由宁城机场起飞奔赴 G 省为肖星女士的映画集奔走书号。

理先生在 A 先生面前不无得意地展示肖女士与全家的合影照片，并取

出一叠肖女士的芳容玉照，加上晚报上所发的消息来佐证他作为肖女士全权代表的权威性。而这样的所谓权威却屡屡被人轻看，这是因为肖女士的人品、艺德与其煌煌大名并不相匹配，可谓天上的明星，在人间只不过是一块落在茅坑里的肮脏小石子，拣起这块石子再去包装打扮，不少出版社是不屑一顾的。在一次一次吃了闭门羹后。理先生又想起了通过 A 先生为中介与宁先生愉快的合作。这次宁先生不想独吞到口的肥肉，他想到了他远在 G 省出版界的老哥光先生。光和宁在“买卖书号”上有过多次获利捞钱的有效合作。诸如那本中国人民解放军系列的《中国十大红色特工》就是由宁先生介绍给光先生，由 C 省的书商炮制打着 G 省人民出版社的名义炮制发行的。这类剪刀加浆糊的所谓作品。在被有关省新闻出版局调查时，G 省人民出版社一些人几乎异口同声证明是光宁二先生再合作的产物。而为了掩盖这类劣迹，在管理部门追查时，G 省人民出版社统统出具正式公函，说是“盗用本社名义的非法出版物，希望协助查处”云云。这类盖着出版社鲜红大印的玩意儿无非是为虎作伥的挡箭牌，是某些出版社在“买卖书号”事泄之后欺瞒世人，躲避查处的惯用伎俩。

先保住有庙的和尚，使庙堂的牌坊不至于倒塌，而那些云游四海，神出鬼没的游方僧人，你管理部门爱查就查，不查拉倒，想必你也无精力和财力去用拳头打跳蚤干这得不偿失之事的。这就是中国出版界见不得人之处了。

对于《肖星映画集》宁先生先联系的 C 省美术出版社狮子大开口索价 8 万元书号费，此外为了隐瞒“卖书号”的事实需先汇 20 万元所谓“印刷费”入帐以掩人耳目。这 8 万元书号费无疑是由宁先生加水分炮制的数目。理先生闻讯后，破口大骂：“他娘的，这小子这么黑，一个书号要 8 万，也太贵了。书号必须 5 万以下，印刷费不能支付，老子根本也不要他们印刷。”6 月中旬，宁先生致电 A 先生，兴奋地告诉 A：“G 省摄影出版社可以出映画集和肖星挂历，印刷费可以不支或少支，出书后各发样书 200 套，价格二种 4 1 7 万元。”价位已达到理先生预计的要求。理先生遂委派 A 先生出使 G 省。

一个周三的下午，A 先生启程赶赴 G 省春城市。在这之前，理经理像是召唤部属那样，在宁城军人俱乐部小酒吧约见 A。他们一面喝着咖啡，一面密议此去春城的事项。理先生从精致的小牛皮包中掏出厚厚一叠人民币计 5 1 5 万元交 A。并将肖星一干委托书，照片样片及由宁城市从北京转道 G 省的飞机票交 A。

是晚 9 时，A 安抵春城市。春城市是一新兴的工业城市，宽阔的街道，布局严谨、规范，夹道的白杨在夜色中摇曳，城市由多个广场连接，广场由成片的绿地和森林组合而成，风景极为优美典雅，虽是盛夏季节却凉风习习毫无暑意，使安抵春城的 A 感到一阵舒心凉爽，这就是春城的夏夜。光先生借了一辆旧工具车到机场迎接 A 先生的到来。此刻，A 先生仔细打量光先生，不禁在脑海比较光、宁二先生伯仲二兄弟。相貌有点相似，只是哥哥相貌显得有点苍老，头发也已花白，而弟弟虽然也是五十多岁的人却显少壮得多。

他们两双手紧紧相握，像老朋友那样寒暄、问候。《肖星映画集》“买卖书号”的交易在夜色中拉开了序幕。% 工具车拉着 A、光两位出版界能人，沿着机场公路疾驶入市区，径开 A 先生的下榻之处。光先生已在饭店为 A 先生包租了一间客房。在客房昏暗的灯光下，A 先生说：“理经理与本人关系不错，他所经营的大理文化公司是一家有实力的公司。此次购肖星映画集版

权就花了一百二十多万。因之，合作前景是良好的。我与你家老弟都是同行，铁哥们，前次《三维立体画》的合作非常愉快，这次又来烦老兄出面联系书号，非常感谢。”说完这些场面上的客套话，A 先生又将随身带来的肖星映画集的委托书、照片样片等物一一展示，顺便还递上一条在宁城机场购的红塔山香烟。A 还迫不及待地问埋头看材料的光：“管理费多少钱？”光头也不抬地一口报价说：“417 万元，你现在就把钱给我，我明天就去办。”光显得有点迫不急待。A 先生随即就把 417 万元现金捧给了光。

光掩饰住心中的狂喜，甚至来不及细细清点就贪婪地把钱一起塞进了他随身带来的大皮口袋。A 对光说：“你能否写一个收条或打一张出版社的发票给我，我回去好交帐。”精于此道，且颇具反侦察经验的光则断然地说：“这没有必要，一来大理公司要发票无意义；二来即使给你发票，票面金额也不符，他们社长、总编总要留一点；三来其它来办书号的人也不要发票。三点理由摆得条理分明无懈可击。因为，这本身就是黑道交易，一切明里的规范、制度、章程在光看来是无意义的。光的脸上浮现出不悦之色。A 也就不好再坚持他的意见了。于是悻悻地问道：“明天怎么安排？”光说：“这样，明天你自己在春城市玩玩，我来找人办事。”A 心领神会，哥俩办事作风一脉相承，于是热情地说：“办事要请客的话，我来。”光说：“明天晚上，我想请一下有关人员，你就不一定参加了。”话说到这个份上，A 也只好说：“这也好，一切拜托老兄，我再给你 1000 元请客。”光说：“可以。”于是，光抬腕看一看表说：“已快十一点了，你早点休息，我回去了，明天我去摄影社办事，就不陪你了。”说完匆匆告辞。一场罪恶的交易就在黑暗中匆匆忙忙地完成了。

次日，A 先生一人索然无味地参观了春城电影制片厂，伪满帝殿，浏览了市容。晚上与光先生碰头时，光带来了一切 A 所需的东西。光一再表示：“老弟，这次为买书号，我可是下了功夫的，好处一点未得，全凭你我交情，这两个选题通过极为困难，是我带着摄影社社长去找了新闻出版局的领导，最后才定下来。”他还拿出了该局图书处处长在看了肖星玉照样片后写下的说明展示给 A 看：

“G 摄影出版社欲出版《肖星映画集》和肖星挂历，我看选题不错。只是肖的几幅半裸照片似嫌太露，但似乎问题不大。”

“我是拿了处长的签字把正在开会的分管选题的羊局长拖出来，局长点头之后才办了书号”说完亲昵地拍了拍 A 的肩膀。A 心领神会地说：“兄弟我心中有数，有情后补，有情后补。”

半年后，专案组由宁城市公安、检察、新闻出版部门一行 5 人组成的联合专案组赴 G 省春城市。经严格地调查取证，查明光仅交给出版社 213 万元所谓“书号费”。另外 218 万元尽入私囊。而极具反讯问经验的光，在调查一开始就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任凭专案组同志如何追问，就是一口咬定：“A 先生只给了 2 万元，2 万元已尽数交给了出版社，他另给我一千元叫我感谢出版社的领导，请他们吃饭，我未请，愿意交给专案组。”光心中非常清楚，他与 A 的金钱交往只有两人知道，只有 A 的交待就是孤证。经过三个回合的较量，面对专案组同志的严厉目光的审视，光先生只是低着头那颗白发点点的脑壳，不说话。短兵相接，对峙到深夜两点，光先生哈欠连天，只是不作声。他深深地知道只要熬过今夜，他就得到了解脱，专案组不可能长期在春城坚守下去。他咬牙挺住心中思忖着：老子死活不开

口，凭你神仙也难下手。当然，光将专案组来 G 省的情况立即通报了远在 C 省的老弟宁先生。

这次出使春城，A 先生又得好处费若干元。宁先生远在 C 省致电 A：“我曾答应 G 省方面，书号办成之后，要意思意思的，你能否与大理公司商量商量。”A 心中有数，宁先生是来索要好处费。于是从自己所得好处中汇出 500 元，寄给了宁先生。此后，理先生持着 G 省摄影出版社开出的委托出版、印刷手续。在未办理进入宁城印刷手续的情况下，在宁城金达电脑彩印技术公司制成《肖星映画集》软片。在宁城江浦嘉伟彩印有限公司制版印制 5000 册，因嫌质量不甚如意，又通过老关系刘二在常州太平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2 万册。总码洋为 94 万余元。总共在北京、南京销售 8000 余册，其余尽数被查封。理达案结，为了挽回损失，在被肖星提去的三十万元钱无法追回的情况下，这本满载肖星玉照的画集，只得廉价拍买，以充办案经费了。

第九章 移花接木

宁城市工商银行中央门分理处信贷员许进轻而易举地获得了 7 万元人民币的进帐，虽然离理总经理的允诺还差 3 万元。但也是一笔不小的飞来横财。如此，他也不回家去住了，天天与理经理住宾馆，吃大菜，逛歌舞厅，着实过了一段神仙般的日子，只到理经理案发入狱，他也因案发被收容审查，待到追缴脏款时，已被他挥霍一空，这钱来得容易，用得也快。

1995 年 7 月底，风光了一个多月的许进面对银行检查人员的严厉诘问，额头上冒出了细细的冷汗。理经理答应两个月后归还的 60 万贷款分文未还。他不断地打拷机给理，但理千呼万唤不出来，总之，无人再理睬他了。他像是一块被挤干了水的脏抹布，使用过后被掠在一边了。正在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为找理经理忙得团团转时，祸不单行，银行保卫部门人员来了，口气严厉不容商量，勒令他 8 月 5 日前必须追回所有款项。否则就去蹲大狱。那天，走投无路的许进在银行保卫处的押解下，找到了他的难兄难弟马崽 B 先生。

B 先生与许进是同学，且许与理的认识还是由 B 拉的线。看着垂头丧气的老同学，他动了恻隐之心，不顾理先生的叮嘱，带着许进等人找到了躲在医院里的理先生。看到许进身后那位横眉竖目的彪形大汉，理经理情知是躲不过去了。

情急之中，理夫人想到她的山东小妹妹，泰安书商南萍小姐。希望她能够帮忙联系一家山东的银行办理异地银存，想办法从中截留，也即人为造成山东泰安银行与宁城市工商银行之间的资金借贷关系，作为中介客户从中截留资金，造成债权债务的转移，以补工商行之货款。此谓挖肉补疮之计。理达夫妇密谋一夜，觉得此法大妙，不仅可补足工商行之 60 万，以免牢狱之灾，还可再截留部分归自己所有，谅他山东老侬子也奈何不了他。这一箭双雕的好主意使他们夫妇足足兴奋了一夜。

理经理的异地套款计划进展顺利。又一个猎物进入了 he 事先设好的圈套。1995 年 7 月 5 日宁城市大理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与泰安市泰前信用社签订了一份所谓购买进口桌面印刷系统 2 套，共需资金 520 万元的合同。这些

款项均由泰南信用社打入宁城工商银行经理的帐号，理经理再利用异地贴现的办法截留巨额资金。轻而易举地将许进 60 万巨款的漏洞严严实实地堵上了，他还从中自行截留了 100 多万元的款项。山东泰安泰前信用社主任老谢来到了宁城，被理达夫妇热情地安排住进宾馆。晚宴毕，酒足饭饱，再由理夫人陪进了歌舞厅，共唱了一曲卡拉 OK，老谢陶醉于灯红酒绿般的靡靡之音中，足实尽兴了一晚。

第二天，一缕阳光射进舒适的客房，盥洗之后，头脑清醒起来，才想起此行宁城的任务是为了追款。于是心急火燎地将理先生呼了来，理先生笑眯眯地递上银存汇票，老谢才知已被小理截留了巨款。老谢破口大骂：“好个理达，胆大包天，这种钱竟也不放过。”而理先生仍是眯缝着小眼睛，在镜片后面斜视着老谢。待他火气发完于是慢悠悠地说：“如果我没好处，弄不到钱，哪个会帮你这个三杆子打不倒的关系，是你老谢答应借贷给我的……”老谢秃脑门上油汗直冒，胀红着脸，却无话可说。面对这个无赖简单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说：“就算借给你，也应按正常的操作程序办理，等钱进了山东帐，大家再办借贷。你小理这样做是违法的。”这时一直冷眼旁观的理夫人开口了：“钱我们已经划走了，只有慢慢还，大家是一场误会，好说好说。”老谢只好悻悻回了山东。

以后，又来了两次宁城，前后只带走 18 万元。款子全部追回眼看已成泡影，他只好请了经伟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打官司。两个月后，理先生落入法网，成了刑事犯，这场民事借贷纠纷只好让位于刑事案件，也就有点不了了之了。而理达在牛刀小试，初尝甜头后，拉住南小姐大把大把套钱。由南小姐再次如法炮制前后从泰安山口棉纺厂，泰安市农行郊区支行等企事业单位在华厦银行等地贴现千万余元，从中截留了巨额款项。这些截留的款项流向何处，至今仍是一谜。理达一入狱，也就成了无法再追的死帐了。

第十章 书虫落网

理经理拿着影星肖星的委托书在多家银行成功地套取了巨款，开始《肖星映画集》的制作。同时画册征订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9 月份他与章丽分赴张家界、北京参加订货会，因拿不到样书，订数寥寥。9 月底他又飞赴石家庄参加“二渠道”订货会，并对组织者庄严地许诺肖星将光临订货会，为会议壮色。组委会制作了“热烈欢迎著名影星肖星到会”的横幅，预留了豪华大套间。然而，肖星并未如理经理许愿的那般光临订货会。于是组委会仿佛被耍弄一般，怨气、怒气一起泼向理经理。理经理狼狈而回，但他并不灰心。

1995 年 10 月 15 日，秋高气爽，宁城规划整齐的道路两旁高大茂密的法国梧桐，由绿转黄，秋风阵阵送来宜人的凉意。沐浴在秋色中的 S 省新华书店批销中心，刚刚装璜一新，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一派节日气氛。上千种图书琳琅满目摆上了崭新的货架。储运大楼一楼低层仓库搬迁一空，迎来了全国近百家出版社来这里摆摊设点。来自华东五省一市的新华书店，各发行单位的来宾们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穿流不息。这儿正在举办华东五省一

市的图书征订看样订货会。省委、省政府、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的领导前来出席开幕式。神态端庄，着装典雅，仪态大方的新华书店总经理发表完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各位身别小红花的嘉宾鱼贯进入展销大厅，参观起刚刚布置开业的批销中心。

五省一市的来宾则迫不及待地蜂涌进储运仓库改的交易大厅，选择自己中意的图书，看样订货。手持步话机，身着公安制服的警员，穿梭其间，维持秩序。笔者恭逢盛会，身临其境。列为'95冬季“扫黄”集中行动的应查结大案之一理达非法出版案，已由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一一批示，由公安部门进行查处，正待机收网。一直流窜在外的理达经理这会儿西装革履，春风满面出现在订货会上。但见印刷精美的《肖星映画集》大型广告招贴排满摊点的一溜。这招贴犹如旗帜在书海中飘扬，煞是引人注目。广告所选照片、用词煞费苦心，很有煽惑力和挑逗性。但见“风情万种，东方惊艳”大字惊人，副题则为“玉体乍现，芳泽初露，盖世真容今披露，激情展现，肖星今夜不设防”其它则是自我吹嘘画册如何图文并茂的广告用词。左边上角竟有一行滴着鲜红的小字肖星媚人的仪态，浪漫的神采，勾魂的双眼，令无数男子如醉如痴”云云。如此，煽情诱惑也算是煞费苦心了。所选的照片从现代盛装露肩大美人，到裹着红色大披风的古代小女子；从酥胸半裸双臂抱乳的美人出浴照，到浴巾半遮，睡衣垂大腿的美女风情画。可谓图文并茂，色香味俱全的诱人广告画，在订货会格外引人注目。当然，理经理一袭白色西装包裹的英俊身躯也是引人注目的，但见他大背头抹着摩丝一丝不苟地从前额覆盖着后脑勺，金丝眼镜架在挺拔的鼻梁上显得斯文而极有风度。他高举着印制成品的样书，娓娓动听地向观众推销着肖星靓丽动人的形象。甚至还不时翻开印有他和夫人与肖星合影的照片为肖星也为自己大作广告宣传。这时的理经理可谓志得意满一副鹤立鸡群的鲜活模样。与前一个月在张家界、石家庄的订货会上可谓判若两人，大不一样了。这回听说订数不差。

南方某大型图书销售公司，拟对折包销 5000 册，以“主渠道”向“二渠道”倒进货的形式吃下画册，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然而，理经理的表演已被一一摄入镜头，一张无形的大网已悄悄向他收拢。正待警方待机动手时，狡猾的理经理再次神秘失踪了。

理经理去了肖星的家乡 C 省的蓉城市，正筹备所谓肖星演唱会了。拟利用演唱会搞一个签名售书仪式，促销《肖星映画集》。于是他运用他有限的文化，绞尽脑汁，堆砌词藻，无视语法，摒弃文理，再次弄出一张香艳浮华，不伦不类的征订广告。现全文照录如下，以示奇文共欣赏：

辉煌再度举世无双

芳泽初露、盖世真容今披露；激情展现，肖星今朝不设防，风情万种、玉体乍现，《东方惊艳--肖星映画集》。

获肖星独家授权，由宁城大理文化有限公司精心策划，与 G 省摄影出版社联合推出大型摄影画集《东方惊艳--肖星映画集》，在肖星本人的热情支持下，终于得以与广大影迷和公众见面了。

《东方惊艳--肖星映画集》从肖星珍藏的 100 多本影集中，选出最具代表其生活和艺术及从影 20 多年来各个时期的剧照，均是在全球甚至在人类从未有公开过。

我们通过摄影画册的形式，更真实地向观众介绍中国电影演员的生活经历和艺术道路。使关心喜爱中国电影 的观众，更好地和演员沟通，在促进

中国电影艺术发展的同时，运用海内外宣传和发行，使中国电影、电影艺术家走向世界。

1、肖星是名人，名人自有名人效益，当今影坛谁能像肖星那样，风风雨雨 20 年，依旧潇洒如初、震”憾中外。

2、息影五年后，肖星重蹈演艺界，谈武则天、拍武则天谁能像她那样一部《武则天》替中央电视台净挣一个亿，谁能像她那样使观众因为少看一集而懊悔不已。谁能像她那样因为一所别墅引起轩然大波。

3、9 月份肖星个人专辑《东方惊艳——肖星映画集》；10 月自白录《从一个明星到亿万富姐》、《东方惊艳精选挂历》，还有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召开，作为中国亿万妇女的代表——肖星将参加大会，其后肖星的《潘金莲》、《赛金花》……

一年 365 天，天天都有好故事、好新闻。肖星，一个追踪的热点！一个今天广大中外影迷竞相折腰的巾帼英杰，一个从明星到亿万富姐的女强人。

百年机遇不可一失，古往今来只此一人。

本映画集 5 1 5 个印张，大豪华国际大 16 开，封面用进口 250g 复膜亚光。内文用进口 157g 环衬折口，进口墨精心印制，定价 38 1 98 元。于 95 年 10 月 12 日向海内外同时发行，每箱 80 册，广告三张，折扣一律 55%。

11 月 15 日，当理经理兴致勃勃从蓉城赶回宁城准备携带一批《肖星映画集》参加演唱会时。

他万万没有想到会落入警方的法网。当他坐在宁城市鼓楼区公安分局接受讯问时，情知案情重大，是再也不可能返回蓉城去搞什么签名售书仪式的了。于是恳求道：“是不是能以我的名义挂一电话去蓉城告诉肖星演唱会组织委员会，我不能去蓉了，因为当晚有关领导要接见影星肖星云云。”当然，警方没有理睬他。当晚，警方却依法搜查了理经理三处住宅，查封了所有未及发运的《肖星映画集》。

宁城市海宁路是一条幽静宽阔的林荫大道，座落在大道两旁的一座座院落围绕着一幢幢别致洋楼，原来都是国民党达官贵人的住宅。随着时代的变迁，洋楼的风貌已失去往日的风采，但依然是旧时王谢堂前的模样。海宁路街道办事处拥有这样一个院落：前楼的办公室，遮掩着后楼的居民住宅。灰砖砌成后后楼因风雨剥蚀而略显破败。沿楼外的扶梯步上台阶，上二楼，转动门把手，一间富丽堂皇装修一新的办公室出现在眼前，一圈真皮沙发围着老板桌，桌上的传真电话，桌后的保险箱，皮转椅，显示了主人的富有。办公室里间是摆着双人床的卧室。楼下则是两间仓库。老板刚刚搬来，周围居民并不知他的名姓，但满载图书的卡车来往装御，却也是引人注目的。这里是理经理新租下的秘密办公室和地下仓库，在秘密办公室里警方查获了大量的非法出版活动的证据。封存《肖星映画集》7 千余册。

警车趟着溶溶月色，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木德里 6 号，这里是理达的又一处住宅。时间已是深夜 24 点，夜深人静。一队警员悄悄地直扑 6 号后门，轻轻地拍打着防盗门，生怕惊醒周围的居民。然而，为理达夫妇看门的河南商丘来的打工妹就是不肯开门，经反复耐心地做工作后，她才睡眼惺忪地开了门。通过搜查，理达夫妇长期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又一批罪证材料被发现。其中有标有美国米切尔公司版权声明三维立体画出版物。有日本西方人体画册及淫秽画册若干，有大量非法印制图书画册的原稿，PS 版等等；有为理达牵线搭桥的编辑部 A 先生的飞机票与 C 省、G 省光、宁兄弟来往的明细帐

单；有H省出版社耿云小姐收到8千元稿费的收条。以及印刷厂、出版社、书店一些人领取好处费、劳务费，宣传费等名目众多费用的收条。奇怪的是，凡理经理父亲工作过的单位均有大量盖有单位公章的空白信笺、公函。其中还有一张贴有理妻照片以某驻外办事处名义开出的工作证，而该办事处办公室主任即为理父。

至于一些出版社，杂志社的空白介绍信和合法证件作为理达一个个体经营者从什么渠道弄来这些合法公函、证件？在理达非出版活动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在理、章的住处还搜出了弹簧刀和砍刀各一把。据理的小帮工交待。理对查处他盗印《裸神》画册的公安人员极为仇恨。曾扬言在商丘要花高价雇佣两名杀手，放倒×警官。不知是虚张声势以壮胆来发泄心中的怨气，还是心中的确埋藏着仇恨，凝聚成一股杀气。总之，此言一出使理夫人及理老太太极为震吓，立即厉声喝阻，遂未成事实。然而，理达的丧心病狂，胡作非为，确使他的小兄弟马崽B感到害怕了。

马崽B回忆起9月16日的遭遇，至今还感到胆颤心惊。马崽B一贯忠心耿耿于理先生夫妇，自理先生夫妇演出了那幕四方套款，八方行骗的伎俩后，感觉长此下去跟着混，难免要出大事，为了抽身退步，早下贼船，壮着胆子向理先生提出抽回当年合伙经营的股金，以后洗手不干了。理先生漠然地听取了他小心翼翼提出的要求，于是约他当晚去自己家详谈。

当晚，月黑风高，瑟瑟秋风潜藏着一股凉意。一跨进理家院门；却被暗中窜出的一条黑狗猛不丁咬了一口。黑暗中传出理先生阴阳怪气的笑声，笑罢却狠狠一脚踢在狗腿子上，语带双关地骂道：“狗眼看人低，竟敢咬起主人来了，滚开。”小狗一阵哀鸣钻进了黑暗中。满脸痛苦呲牙咧嘴的马崽B，被理夫人扶进了屋。一贯以斯文面目出现的理先生，这回露出了凶相，他指着马崽B骂开了：“他妈的个×，老子欠了银行130万的债，我哪来的钱退给你钱，你小子想威胁我，你理爷爷从来不吃这一套，这次老子依你，开了头，下次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捏老子一把。你个狗日的再罗嗦，老子就拿你开刀，杀鸡给猴看。”口舌骂干了，他仰脖子咽了一大口茶水，又接着开骂：“我有钱，你没钱，再大的事，钱都能摆平，老子我坐过牢，什么事不知道，一万块钱换一年牢。你瞧人家书贩老D贩黑书，抓进局子里不是罚了几万就出来了吗？如今不是照样风光得很，他还没我势力大呢。《裸神》光屁股画册轰动全国，还不是摆平了吗？你小子的狗头，老子两万块钱就能拿下来。公司的好多事，你小子也参与了，有些主意还是你出的，现在想折台，没门！说不定你进去了，我还活得好好的。老子有钱哪儿都能去。你他妈也不称称你小子卵子有多重，老子能把他下掉，你信不信？”说完恶狠狠的与马崽B瞪着的双眼对视了一下，直看得他痛苦地低下了头，才又接着破口大骂：“你小子不讲良心，你跟我到处风光，那儿不花钱，你与肖星的合影难道不是钱？有人想花十万块钱睡她一夜都不能，某款爷108万都花了，连个毛都未摸到呢……”理达越骂越不像话了。最后，他骂累了，降下了调门，颇为自我欣赏地说：“我要感谢，我父母给了我一张令人信服的脸，凭这张脸，我从一小书贩发展到现在这个局面，我也满足了。”说完自顾自地仰天发出一阵令人毛骨耸然的大笑。

然而，事实正如理先生慷慨激昂的演说词那样演进的？神圣的法律是能够在金钱面前动摇的吗？那只能是理先生的一厢情愿了。

尾声

1996年7月16日，宁城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权和投机倒把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合并执行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处罚金1万元。宣判完毕后，理先生认罪服罚，不再要求上诉，这是他多行不义必自毙，必然得到的结果。

理先生将在监狱中度过那漫长的十一年刑期。在面壁思过，服刑劳改的过程中，也许他能幡然悔悟，在狱中凭自己的才智再创一番人世的业绩。这业绩或应运而生草鸡涅而成孔雀成大仁大智之人，也算理先生大难之后，再创的奇迹了。或许他仅仅将此番服刑看作人生作恶途中的小憩，养精蓄锐过程中，对同犯们的人生阅历，广纳博取，施社会以报复，再造一番罪孽，这罪孽遇劫而生，豺狼得道而变恶兽成凶大恶之人，再造一番罪孽。是凶是吉，就要看理先生的造化了，非笔者能妄加猜测。

地处豫鲁交界的曹县印刷厂是该县最大的印刷企业，领有省级书刊印刷定点许可证。

然而，多年来一直在明里暗里进行非法印刷活动，自也使远在省城的管理部门徒生许多天高皇帝远，管理力不从心的感慨。1995年11月由宁城公安、文化组成的理达专案组一行3人，在身高八尺的二级警督王先生的带领下经火车、汽车一路的长途颠簸来到了犄角旮旯里的曹县取证。在县公安局，王警官一行受到了同行们的热情接待，酒过三巡，畅谈友情之后，牛高马大的王警官道明来意，单刀直入要去工厂取证。此刻负责接待的股长面呈难色，十分诚恳地告诫道：“厂里还是不要去了吧，那里二百多职工，常常为生计问题犯愁，不得已印了一些黑书，有几次外地来取证被愤怒的工人围着出不了厂。你们不必前去，我等将涉案厂长、科长一一传来宾馆，不就成了吗。”考虑到邻省同行的意见，王二督慨然表示，只要取到证，其它方法上的问题一切好商量。于是厂长、科长一一如传而到，坦然直率地陈述了理达来厂盗印《孽债》一书的细节，并提供了证据，此外还抖落出理达在厂里印制的其它一些非法出版物。诸如非法印制的儿童卡通画、硬笔书法一类图书尚在厂里积压数万册，印刷费用未支付等情节。厂长义正词严地要求宁城警方协助追索印刷费用。谈话结束时，厂长长叹一声，似有难言之隐：“唉，工人要吃饭呀，工厂要稳定，我们也是被逼良为娼的。”事隔一年半之后的1997年7月1日由河南省警方立案查处的贾义非法盗印国家明令禁印、禁销的图书《短暂春秋》一案，再次涉及该厂。曹县印刷厂于是再度以良家身份暗中为娼，盗印11.5万册，通过临沂非法书刊交易市场向全国扩散。此案由于国家的干预，曹县印刷厂被山东省新闻出版局吊销《书刊印刷省级定点企业证书》，算是被正式吊销了印制书刊的资格。

然而，影界“大腕”肖星，虽徐娘半老，然曲线玲珑，宛如处女。唯“巨腕通神，腕粗过人”法律的绳索难以将其巨腕缚住。其美名、臭名炮制成一剂五味俱全的“十全大补膏”加以炒卖：一本自吹自擂的书稿炒到百万元；百幅摄取自己嘴脸、身段、行径的照片炒到数十万元。如此炒热的“名

声”又去炒房地产、炒生意、炒广告。于是她“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盛名善炒”走上了一条边拍戏，边走穴、边写作、边炒名气、边捞钱的多种经营之道。可谓财助名气，名助财势，而成众目之下的热点人物，如今她的前夫自有一本《应该说的故事》面世，与其大作相对应，正在走红书刊市场，于是隐私文学，偷情实录，家长里短，生活中一切见不得人之处通通可在书中抖落一番，抖出灰尘幡扬世间，污染空气，再通过名人们的“偶像”效应，四方扩散，俨然而成世风。

肖星女士自有一番“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的感叹，实在是有点“得了好处又卖乖”的矫情作派。却不知世间众多名女人都难有她那种服了“十全大补丸”的“十全巨腕大炒功”，自难有她那种“做名女人更难”的感叹。肖星走到那里自然都是新闻，95年潇洒宁城走一回，两只“巨腕”一手拿着三十万沉甸甸的钞票，一手拎走一幢别墅小洋楼，凯旋而归。96年潇洒宁波走一回不费吹灰之力就捧走价值十六万元的钻石项链，翡翠手镯，连带得身边那些阿猫阿狗之辈也各有所获，名星巨腕自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干部收钱收物是受贿，编辑收钱收物是卖书号，记者收钱收物是有偿新闻均为违法活动，唯有“明星大腕”收钱收物是一种身价和气派。然而，理先生的钱是银行骗来的，宁波市那家珠宝行的珠宝是集体的资金，慷国家集体之慨而肥私人之腰包，既有违公道，又拂逆民意，且违背法律，而法律却对其奈何不得，这也算当代中国之一怪了。

大明星依然是大明星，小书贩照旧是小书贩。在侦察理案期间的95年11月份省市公安、新闻出版联合专案组曾来到肖星地处北京亚运村的豪华办公室。还是在那张宽大的写字台前，还是那幅巨大的明星照片下面。肖星自然不会像接待理先生那样接待专案组。

连她的小秘也是一脸不屑的居高临下。正应了某种寓言出现的那种“狐假虎威”的场面。

而此刻，肖星桌上的录音电话正传来理先生父亲焦急的呼救声。恳求肖星大姐，务必伸出援助之大腕，救救儿子，但是，已经获得了巨款的肖星自然不会再去看睬这名不见经传且惹出大祸的小书贩了。

她心安理得地将理某骗来的不义之财攫为己有。也许这一切仅为她下一部问世的百万元大作增加一点有趣的花絮而已。这与她一贯的以肉麻当有趣的行事和为人的作风是相一致的。

在这同时，理父摇动生花妙笔，以理达五岁小女儿的名义竟然炮制出一封致联合国秘书长和美国总统的信，信中造谣生事，歪曲事实，写得血淋淋，凄惨惨，要求西方社会的政要来保障理达的所谓“人权”。而此刻山姆大叔正在北京大打版权牌，类似理先生那种鼠窃狗盗的盗版行为在国际社会也是受到严厉谴责的犯罪行为，自然是难以受到同情。而对理案的查处，正显示了社会主义中国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一贯是高度重视的。

其父的“人权”呼吁也只是急病乱投医的荒唐之举而已。

当理先生锒铛入狱，去服漫长刑期的二个月之后的1996年10月份，神龙见尾不见首的那位宁先生终于露面了。那是笔者有幸参加第48届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去德国访问的飞机上，魁武健壮，相貌堂堂的宁先生粉墨登场，竟然与笔者在同一个代表团，趁同一架飞机一起飞赴德国的法兰克福。使笔者能较近距离地对宁先生作一番仔细的观察。

52岁的宁先生，红润的国字型大脸庞，镶嵌着一对神采奕奕的大眼睛，

气慨凛然，气度非凡，穿着银灰色的高档多口袋摄影服，一条牛仔裤使人过半百的他显得青春少壮，浑身充满着活力和灵气。他身背两部照相机，一部长焦距，一部小傻瓜，分不同场景，交替使用，运用自如，有如他一面身居庙堂之高享国家干部之俸禄，一面游走江湖之远，取书贩之好处一样随便。可谓是抓大又不放小“两手抓，两手都硬”的本事非凡人可及。

他撅臀抬腕从机舱俯身摄下一幅幅亚欧各国的风情。在以后的活动中，不管是德国的法兰克福、海德堡，还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法国巴黎的罗浮宫，凡尔赛宫，都能看到他身挎相机的潇洒身影。总之，他走一路摄一路，充分显示了领导干部加艺术家潇洒飘逸的风度。同行们无不带着赞赏的口气向笔者介绍：“他就是 C 省少儿出版社主持工作的常务副社长陈×宁先生”。于是我颌笑不语，若有所思，只是带着欣赏的目光用眼神追踪他的足迹。看到他紧随 C 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之后。那是一位身材矮小，满头白发，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穿一身轻便白色旅行服，足登白色旅游鞋，面带慈祥笑容的学者。

于是同仁们又向笔者介绍：“宁先生曾是他极为欣赏的助理。局长要退了，退下之前极讲旧情的老领导自然要安排精明的宁先生重返领导岗位以展其才。”

看着宁先生的种种表演，笔者自然在脑海中浮现出理先生的身影。想起他那吞吞吐吐的交待。理先生曾通过 A 先生交给宁先生的 117 万元，除交社里 1 万元外，其余尽入私囊。只因聪明的宁先生在接到光先生的电话之后回避了专案组的调查，而使此案不了了之。于是我竟然想到了法律、道德等显然不合当时那种异国时宜的字眼，再去拿这些近乎神圣的字眼去比照宁先生在异国他乡的表演，他那种道貌岸然，骚首弄姿，自以为潇洒的表现，就显得丑陋不堪，而又令人作呕了。

至于 G 省出版界名人光先生，终于因其卓越的才干和圆通的人际关系在专案组走后不久即恢复了编辑室主任的官位。但是，好景不长，也终于因其秉性难移，对于金钱的追逐充满了过分的热情和希望，于今年 7 月份再次被 G 省新闻出版局罢免。这一复一免充分显示了当局高超的政策水平和灵活机动的应变能力。个中隐秘要追溯到 1997 年的 6 月 10 日 16 时 10 分。那天下午，宁城大暑，酷热难当。一封加急明传电报直发 S 省“扫黄”办公室。

这是一份由国务院副秘书长批示的公安部《公安要情简报》。说是有一本有政治问题的书名为《合作生涯》的图书流入宁城市场。经查，该书来自春城市的芙蓉路书刊批发市场。该书封底除登有四幅已故党和国家老一辈领导人的照片外，左上角责任编辑一栏赫然署着我们十分熟悉的光先生大名。行内人翻开版权页看一看所载明的由 G 省出版，由北京印刷，再由“二渠道”书店总发行就一目了然地清楚，这又是光先生操作下“买卖书号”的产物。原来，5 月 27 日下午，繁忙喧闹的宁城金三角书刊市场来了两位年轻的警官，在市场巡视一周后，径直步入市场审读组办公室。为首的吴警官为人谦和干练，工作责任心极强，工作作风极为深入。与审读组组长由 S 省“扫黄”办公室副主任位上退下来的戴老原本极为熟悉，工作关系也十分融洽。于是闲聊市场情况。戴老随手拿起桌上的《合作生涯》一书，认为有些章节提法不妥，有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词句，不宜在市场公开发行。吴警官默然记下戴老的谈话，带着样书回到机关，即写成公安简报上报，公安部转发后，遂有了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批示。S 省委办公厅《快报》摘发后，6 月 9 日省

委副书记批示：“《合作生涯》一书是怎么流入我省的，请抓紧弄清情况，首先采取措施，防止该书扩散。”

接到查处批示的 S 省“扫黄”办，立即开始对该书的出版、进货情况进行调查，经打电话向新闻出版署图书司查询。该司答复：公安部已就此事作过查询，经与 G 人民出版社联系，该社答复，此书未经报批，也未办委印手续可初步定为非法出版物，正式定性由 G 省出版局写出书面报告后再定。你局可先采取停售措施。而正在 S 省某市出差的 G 省出版社官员则深感纳闷：“这书我社正在审读，咋的就在市场流通了呢？”随即去电社里查问。

G 人民社却答复“该书正在报批。”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正在报批的图书却早在今年春季已经备有现货出现在“G 省新华书店订货目录”之中，以 70 折向外发货。显然，这是“主渠道”新华书店违规向“二渠道”集个体书店“买书号”后总发行的倒进货现象。

是“二渠道”书贩与出版社苟合的产物。才会出现这种出生证尚未开出，孩子已生下来之类的怪现象。这类庙堂中人与江湖之士苟合私生的产物绝非偶然，光先生是此类风月场上的老手。时间要追溯到 1996 年 11 月份。G 省某厅长的公子，拿来一叠已制成胶片的书稿《合作生涯》，衙内在“二渠道”印销图书多年，小有名气自与光先生引为同道之人。

公子要求“买卖书号”合作出版这本书。光先生一时好了伤疤忘了疼，一边春风满面地发给书号、防伪条形码；一边表示此类选题要报批云云。其实是先苟合生崽，再补开结婚证、出生证一类的小把戏，反正先斩后奏再说，要紧的是以金钱焊接的人际关系。按规定此类涉及党和国家已故领导人的选题需由省新闻出版局向国家新闻出版署申报，再由署报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查批准。由公子与光先生所孕育的儿子已怀胎十月，只待呱呱坠地，等不及批准不批准，公开出笼已成事实。假如天随人愿，则这个胖小子则顺顺当地混迹人间变为金钱再分流进各色人等的公囊或者私囊。然而，意料不到的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查未能通过，稿子被禁止出版了。但儿子已经私生下来，没户口也要流窜各地，这也无可奈何了。熙熙攘攘的“二渠道”书刊市场几乎都有这本书在向外批发。如果没有出版社给予的书号和正式出版手续，几乎不可能在市场公开流通。当然，其中“买卖书号”的交易详情，笔者无从调查，不敢穿凿附会，演义编造。其中公子与光先生等人经济交易的细节自无从说起，聊备一疑。总之，最终 G 出版社故伎重演，来一番“该书非本社正式出版的非法出版物，请予查处”金蝉脱壳了事。

G 省出版局则有人私下议论：“显然，这是 S 省出版局不够哥们了，耿耿于怀光先生上次参与理案后又不合作的态度，所以来了这一手”。此话颇有投桃报李，刻意找茬报复的意味。因为，前年刘警官率专案组赴春城取证。对于 G 局同志不够谦恭，常以公安的职业性面孔和语言，脸带冰霜，语多杀气，缺少请人办事的恭敬与巴结，且话中多带教训和威胁，自然使 G 局同志颇为不快，配合不甚得力。因而私下与笔者交谈时颇多意见。

对于《合作生涯》一书的查处原委，S 省局的同志却实事求是地说：“发现并查处该书，我等丝毫不敢掠他人之美，实为公安干警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我等相比则是显得迟钝多了，实感惭愧”。如此反复，G 省与 S 省之间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以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全国“扫黄”办公室为中介，电话、文件的一来二往，光先生尚未焐热的乌纱帽再次被摘掉，又成了无官一身轻的员外之身，充分显示了 G 省出版局领导整顿内部，惩治违法、违规的决心，以

示对光先生的薄惩。然而，这是否又意味着光先生没有了官身的束缚，以寄生于庙堂之身份游走于江湖之上更为方便，而又无所顾忌了呢？笔者不敢妄加猜测，以免有辱光副编审不甚光彩的形象，有失公允。

1997年6月12日第一稿

1997年8月14日第二稿

1997年9月15日改定

